

# 大試煉 D A

鬼灯 & 白澤四靈試煉本

## 序章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名尊貴不凡的神明，以及一個陰險黑暗的鬼神——

喔？你說想聽的不是這個？這樣啊，那我就從近一點的事開始講起吧。

曾經被封印在崑崙，來自中國的四凶獸，渾沌、窮奇、檮杌、饕餮，闖進了大和地獄，引起一連串的災難。在這四頭巨獸作亂時，同時有一批亡者趁機叛亂，使得地獄制度幾近崩壞。

當時作為領頭的，就是那個陰暗的……呃，不，反正就是那個鬼神啦，閻魔殿的第一輔佐官。他站上最前線想阻止四凶破壞地獄。然而就算是自稱最強的神獸，也不可能一個人同時對抗四凶獸，被圍毆之下當然變得破破爛爛，若不是最聰明耀眼的神獸去救他，他大概就死在那邊了吧。

懂得製藥之術的神獸細心地照料鬼神，總算是救回一條命。

但是那時地獄可不妙，亡者佔領了閻魔廳，十王被脅迫作為人質，獄卒難民聚集在天國的桃源鄉，光是療養傷員就已經盡了全力，剩下的獄卒除了守在各崗位避免暴動，戰力也幾乎集中起來守住天國之門，避免亡者闖入。

在這個時候，四凶透過亡者集團，要求把收容獄卒的神獸交出來，否則要對十王下手。這是因為全世界只有聰明的神獸才知道怎麼對付四凶獸。於是知道這一點，還帶著未癒之傷的鬼神要求神獸與他合作，祕密地一一擊破四凶，好把地獄導回正途。

你問結果怎樣？哼哼，借助通曉一切智慧的神獸——白澤，我，的協助，這種事當然是輕而易舉囉。好啦，也多虧有那個鬼神當作戰力，

要不然我可沒有那個自信可以一次對付四凶獸。別那樣看我嘛！我為了救那鬼神，可是用上三根背角耶！兩根是用在最初治療他的時候，另外一根是中途治療他的骨折才折的，弄得我痛死了。

總而言之，四凶獸打倒了，也逮捕了叛亂的亡者。

但是問題並不是這樣就解決了，地獄被四凶大肆破壞，許多刑場需要修建，包括閻魔殿都被轟了一個大洞。這樣下去地獄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很快就會被亡者塞爆，最後地獄就會崩潰了！這樣的狀況連地獄第一輔佐官、所謂最強的鬼神都無法解決。大和那邊的天國似乎也傾向提供救援資源，像是糧食、資金等等，其餘還是交由地獄那邊處理；事實上，他們的行政官似乎也比較喜歡自己來處理問題。可是這下光修理就需要十年的時間，地獄根本不可能花這麼長的時間邊修刑場邊行刑，該怎麼辦才好。

於是乎，噹噹，這個時候就要中國神獸的協助了。

嗯？我可不是打腫臉充胖子喔。而且說起中國神獸，哈，那又不只我一個。哈哈，我真是太有名了，說到中國神獸就只想到我。好啦好啦，我不是為了自吹自擂才講這些的。是這樣的，中國天國，有個非常重要的法寶，可以解決這次大和地獄發生的問題。

讓你猜猜那是什麼？

能快速修復損壞、把一切都變回原來的樣子的……你說家事小精靈？喔那當然聽起來也是個好主意，但你知道的，我們這兒的天官天差、天將天兵，他們都有自己的事要忙，不太可能去幫助大和地獄的損失。而且比起增添修復的人力，哆啦A夢的道具比較有效率對吧？像是什麼時光機啊、時光布啊，咻的一聲就能把問題解決了。事實上呢，中國天國就有這樣的道具。

那就是「儻忽斧」。

封印在天國深處，那輕輕一劈就斬開時間之壁，促使宇宙運行的時光寶器。只要抱著某種意念揮動它，就能精準地操作時間。

但是這種會改變歷史及未來的寶器，不能隨便給人使用對吧？因此，中國天庭規定，若要使用「儻忽斧」，必須通過祥瑞的認證。講白點，就是要給神獸們考試啦！

所以呢——這會終於講到重點啦。

中國天庭給了大和地獄一個機會，讓他們派出一個人接受祥瑞的考驗。

那個人就是閻魔殿第一輔佐官。

對，就那傢伙。休想我叫他的名字。

被鬼卒們押送在前的亡者抬起頭，望著眼前的景象張大了嘴。

得知要送審閻魔殿的時候，亡者其實早就認命，他曾試著想像自己會被壓制在那如畫中那般威嚴恐怖的閻魔殿前，接受閻魔大王嚴厲的審判，想像得越多就越害怕，有時甚至怕得漏尿，幾乎要崩潰大哭。

而眼前的閻魔殿，的確威嚴恐怖：幾乎無邊的廳堂，血紅色的牆壁及天花板，不時傳來的行刑聲，燈台燃燒發出的霹靂啪啦響，以及坐鎮於自己眼前，拿著驚堂木，充滿壓迫感非常巨大的閻魔大王，所有的一切就像世人所畫出的閻魔殿一樣……

不！眼前的就是畫啊！

的確眼前就是判桌，判桌後頭坐著超巨大的閻魔大王，到這裡為止都還很震撼，可是他的背後，那個血紅色的牆壁及天花板，那是超級大的畫板啊！有如○秀影城那種超大電影螢幕般的大畫板！雖說畫得非常寫實，遠近比例都顧到，原繪者一定相當厲害，但還是不改閻魔大王的背景是畫板的事實啊！所謂無邊的廳堂是真的沒有邊，往旁邊看去就是刑場，一邊要準備審判旁邊一邊在行刑，聲音傳過來不就只是剛好而已。由於這判桌就直接座落於刑場之中，地獄沒有陽光，靠的是光苔勉強照亮，也難怪他們得點起超大的火台，照亮判桌的時候也燒得霹靂啪啦響了。

押著他到判桌前的鬼卒看到他目瞪口呆的樣子，用鼻子哼了氣。

「你會如此吃驚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這可是閻魔大王！」

雖說鬼卒的話語很正經，但亡者都快覺得這是某種反諷搞笑了。

只見閻魔大王咳了兩聲，拿起了麥克風……麥克風？大聲地講出了亡者的名字，以及數落他的罪狀。亡者雖然害怕，可是看到閻魔大王這

樣激動地拿著麥克風講話的模樣，亡者總會聯想到年末酒會拿著麥克風唱歌的阿伯，反而覺得有點親切。

在亡者一直分神胡思亂想的時候，他注意到判桌前有一名手拿捲軸，身穿黑衣，外表俊美英挺的男子，他額頭上有角，大概也是鬼族吧，那名跟其他獄卒比起來十分英俊的鬼族收起了原本還在看的捲軸，然後從袖子裡取出一個大聲公，對準了閻魔大王。

「閻魔大王！請您振作點！沒看到亡者感到無聊了嗎！拿出您的氣勢！」

這聲巨吼讓附近的獄卒都停了下來，押著亡者的獄卒也忍不住掩住耳，可憐的亡者則是兩手被綁住而無法掩耳，被震得耳朵刺痛又頭暈。在他快要倒下的時候，隱約能看到閻魔大王窩囊地被那名黑衣鬼族用大聲公像老媽子般持續地說教。這是亡者被拉走前最後看到的景象。

而完成這次審理的閻魔大王鬆開了掩住耳朵的手，無奈地嘆了口氣。

「唉呀唉呀，這樣下去真的不行啊。」

「當然不行，大王。」依舊透過大聲公來說話，黑衣鬼族，也就是閻魔殿第一輔佐官，鬼灯，面無表情地對著閻魔大王說著：「現在閻魔殿嚴重損壞，無法進行正常的審判流程，不得已才必須在戶外進行審判。但是，大王您依舊要拿出幹勁，用盡全力讓亡者害怕才行。」

「這是要怎麼讓亡者害怕啦！」閻魔大王拿著麥克風哭喪著臉說。「只是架個畫板在後頭，旁邊還有獄卒在工作，受刑的亡者都一臉好奇的看我們在幹嘛，而且因為行刑聲太大聲了，就連溝通都需要靠麥克風放大聲音，威嚴盡失啊！」

「您這樣說對畫出這個閻魔殿的茄子先生太失禮了，他畫這幅畫可是十分用心的！」

「畫得再好也看的出來是畫板啊，都有新來的亡者問地獄是不是只愛作作樣子了，這樣最重要的第五殿審判就達不到讓亡者害怕的目的啦！果然無法這樣撐下去的啊，鬼灯君。」閻魔大王說完立刻趴在判桌上哇哇大叫，沮喪的模樣像是被老闆裁員的老爹似的。

鬼灯聽了，只是輕輕點頭。「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閻魔大王疑惑地抬起頭，睜著金魚般的大眼。

「我正想展示給您看看。」鬼灯說著拍了拍手，然後就看到有人推了龐然大物而來。

「太好了，這下真的能啟用了嗎！」在後頭推著東西過來的是技術部的烏頭，他開心地將展示品推到判桌前面，讓已經呆掉的閻魔大王看得清楚。

蓮花冠帽、紅色判衣、大鬍子、銅鈴眼、以及跟龍貓相若的體型，在閻魔大王面前的是另一個閻魔大王，而且表情更加威嚴恐怖，一張怒顏看得閻魔大王自己都怕了；那當然不是真的大王，而是仿造出來的模型。

「請看，這是特地做出來的機器閻魔！」烏頭於是開始解說：「會講話、會眨眼、會瞪人、頭會喀喀喀的轉動，必要的時候眼睛還會射出光線，嘴巴還會噴火，請看！」

烏頭說著拉下了開關，機器閻魔喀喀喀地動了起來，又宣判罪行又出言恫嚇，最後兩眼發紅的從嘴巴噴出了火柱，把真閻魔的鬍子給燒了。

「如何，大王，這機器閻魔很有威嚴吧。」鬼灯淡然地補述著說明，完全無視哇哇叫著滅火的閻魔。「那是我去現世登別溫泉得到的靈感，如果大王您在這環境裡無法好好審判，我想偶爾換個新方式也是不錯的刺激。」

「說什麼刺激！鬼灯君只是覺得好玩吧！」

「我不否認這點。」

「嗚嗚嗚嗚……」

鬼灯與閻魔繼續一搭一唱，在旁邊看的獄卒都忍不住笑出來，但同時他們也感到擔心。的確，像現在這樣，連審判都無法建立起威嚴，對地獄的運作來說可不是好事。

「現在地獄打算怎麼重建？」「聽說已經押著叛亂份子作苦工了，但是這樣也趕不及。」「這可傷腦筋了。」

像這樣的話題已經每個人都聊過一遍，就連地獄專屬電視台的談話節目也在探討這個問題。據說像現在這樣邊建邊行刑，地獄不出一年就會制度崩壞，好比犯人再次叛亂成功之類的，而之前的叛亂已導致獄卒們元氣大傷，沒辦法再應付這樣的麻煩事。

然而，明明是這麼嚴重的狀況，但不論輔佐官還是十王，沒人為此露出愁容，尤其幾乎是最高行政官的鬼灯，在四凶之亂後幾乎面不改色的照常執行公務。

於是乎，新流言又出來了。

傳聞鬼灯已經有一套解決辦法，那就是——

「鬼灯大人！」

抱著一堆文件來到臨時搭建的廂房，小鬼鬼卒茄子撥開了門，進到房內，手還來不及放下文件，就對著在臨時搭建屋裡辦公的鬼灯問著：「聽說您要去借寶物是嗎？」

「請把文件放在旁邊的籃子裡。」鬼灯戴著紅色眼鏡讀著桌上的文件，在茄子放下文件的時候，批改文件的手都尚未停下。

「聽說是借二十二世紀的寶物對吧？像藤子大師的作品那樣。可以輕鬆修復地獄的超級道具之類的？」茄子說著趴上了辦公桌，好奇地看著鬼灯大人批改的文件。「是物資調度許可文件啊，看上去好辛苦。」

鬼灯輕輕點頭。他將通過許可的文件整理起來，然後閉上眼皮用手按摩了一會。

「喂，茄子，你可別打擾鬼灯大人！」緊接著茄子進來的是另一名小鬼鬼卒唐瓜，他將手上的文件也放在待審理籃，還幫忙整理了一下，然後一臉傷腦筋地望向茄子：「鬼灯大人在這個時間點是最忙的，你該不會跟他胡說八道些什麼吧。」

「我問了！」茄子興奮地舉起右手。「我問了鬼灯大人是不是要去拿未來不可思議的道具！」

「笨蛋——！」唐瓜馬上給茄子一記手刀，然後轉身向鬼灯彎身謝罪：「抱歉啊鬼灯大人，我真的沒想到會有笨蛋跑去問鬼灯大人這種事，這流言在地獄流傳已久，鬼灯大人應該是最困擾的才對。」

「沒事的。」鬼灯拿下眼鏡放在桌上，鬆一口氣的樣子像是要準備中場休息。「其實那也算是半個事實。」

唐瓜訝然地望著鬼灯，而茄子則是露出好奇的表情。

「你們也知道吧，之前那場動亂，跟中國脫不了關係；雖說不是有意，但讓四凶獸逃脫闖入我們這裡搗亂是事實。因此前幾天，麒麟大人及鳳凰大人降臨於大和地獄，直接找我談一件事。結論而言，我得到某個秘寶的使用資格考的許可。」

「資格考？」茄子歪了歪頭。

「是很重要的東西，所以需要經過考試，通過了才能取得。」鬼灯解說。

「原來是這樣。唉呀，結果不是要直接援助我們。」唐瓜感嘆的說。

「畢竟是重要資產，而且也牽涉到兩國、天地互不干涉的問題，各方面都很麻煩。」鬼灯說著端起了茶，喝了一大口，「這幾天也考慮要不要婉拒，但是有這樣的機會，就算沒辦法考過，我也挺想見識一下。據說連得到考試資格都是很稀奇的事，而且這次很幸運，通過祥瑞的幫忙，不用經過什麼麻煩的行政程序，只要親自去考試就可以了。」

「考試啊。」茄子抬起頭，他想像著鬼灯坐在書桌前趕著寫考卷的模樣。

「肯定不是那種考試吧，欸，說起中國式的，可能是要拿毛筆跟磨墨對吧。」唐瓜雖是衝著茄子吐嘈，但他也想像不出那會是怎樣的考試。

而鬼灯也搖了搖頭。「不是一般定義上的考試。多半是像童話故事那般，給善良的主人公接受考驗，最後得到寶物那樣的儀式。」

「喔喔！像是那種『直到走到終點前不能回頭』的考驗是嗎？」茄子若有所思的說。

「差不多是那樣。補充一下，中國民間故事的考驗當中，還有泡在岩漿裡三天取得太陽之力、泡在冰池裡三天得到月亮之力，這種超乎想像的鬼畜作法。」

「鬼灯大人沒問題吧？」唐瓜擔心得臉都白了。

眼前的鬼灯似乎沒有恐懼之情，反而因為期待，兩眼顯得閃閃發光。

「而且聽起來不像是能準備的考試，通常是要那個吧，善良、忍耐、智慧，其餘全靠運氣？」唐瓜說著自己用手撥算了起來，「現世的一般考生除了自己作準備以外，好像是去神社或寺廟求學業成就御守對吧？鬼灯大人有求一個嗎？」

「哼嗯。」鬼灯托著下巴，表情看起來不以為然。

難道以鬼灯的自尊心來說，不想靠著那種神怪力量嗎？對此唐瓜報以苦笑，反省自己講話沒經過考慮。

「雖然說那樣也是可以。」鬼灯低下頭，嚴肅地說著：「可是這裡是彼世，要去的也是天國的考驗，去求神明保佑的符，與其說是有加持，不如說那就像是走後門找人關說的感覺，根據找的神的不同，有時還會變成求印度那邊的來關說中國的。」

的確是這樣沒錯！唐瓜一臉尷尬，茄子則是噴出一口水。

「但是我還是有拜訪一下考驗的前輩，問問他們的看法。目前有兩名在東京立川區渡假，於是就在昨天到現世視察的時候問了一下意見。義哉先生還擔憂的問我需不需要借我拉結爾之書，我婉拒了。」

「拉結爾之書？」唐瓜與茄子同時露出疑惑的表情，而鬼灯正要回答的時候，搭建屋的門口就傳來青年男子的聲音。

「拉結爾是西方天國的天使，代表著『神的奧秘』，同時也是生命之樹裡頭智慧的守護天使。由於他能知曉所有一切奧秘與智慧，因此他就把所有的一切知識都記錄下來，那就被稱作『拉結爾之書』。某個惡鬼的確是不需要這個，因為啊——」靠著門欄，盤著雙手，身穿白衣的男子側著頭，對著屋內的人眯眼笑著，「有某個同樣知曉天下一切智慧的神獸，也就是白澤我，要陪同倒楣的鬼神接受祥瑞的考驗，一點都不需要擔心呢。」

鬼灯發出嘖的一聲，手中的原子筆被捏得快要裂開。

「的確是因為這理由才婉拒，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因為您的愚蠢給西方天國添麻煩。」

「欸！好過份！虧我分文不取願意陪你去考試呢！」

「不是麒麟大人與鳳凰大人在討論事情時要您接我去考場嗎？說起來您那時還萬分不願意，還是被帶出門外不知道討論什麼才勉強答應。」

「真是啊，麻、煩、死、了、了，為什麼非得由我帶你去那裡？雖說那邊真的只有瑞兆容許進出啦。」白澤氣得鼓起嘴，發出了撲撲兩聲後又繼續碎碎念：「的確之前的事也算上我的份，可是我已經有幫了很多忙了，結果現在這事也要我陪同照顧，還要我今天就接你過去，搞什麼啊，做這種事天庭也不會多給一些報酬。」

「就是今天嗎？」鬼灯說著將眼鏡戴起來。「還請您等一下，我得把這裡的文件看完。」

「喔呀，看不完的話我來幫你處理一些？」

「不必。請您不要打擾我。」

「今天？」

「白澤先生，你們是要去哪裡呢？」茄子跟唐瓜同時看向白澤，白澤注意到他們兩個，笑嘻嘻地揮著手指。

「正確來說是明天喔。從明天開始，某惡鬼要進行為期一週的考驗，至於要去的地方嘛，就是——」

白澤修長的手指指向了天。

「崑崙。」

## 二

考試的事暫且先不提，這裡先來講個小故事；創世之初，這世界是混沌不定的。

而這麼混沌不定的世界裡，存在著支配各地的領袖。南方的支配者，名作「儻」；北方的支配者，名作「忽」；而世界的正中央也有個帝王，他人稱作「混沌」，其實就是山海經提到的「帝江」。帝江是看似大肉塊的紅色物種，他有兩對翅膀，六隻腳，沒有五官，卻能懂得音律及舞蹈，是種有智慧及雅興的類神生物。

他是「儻」及「忽」的好朋友，或說好大哥吧。「儻」及「忽」每次來到中原之地，「帝江」都會很親切地照顧他們。

肯定是對他們非常好，於是「儻」及「忽」就想著，唉，帝江大哥對我們這麼好，我們卻沒有什麼可以回報他的。大概是北地及南地不及中原富有，再怎麼贈禮也比不過帝江的回禮吧。「儻」及「忽」討論了一陣子，後來想到了，這帝江大哥擁有智慧及美德，既風雅又溫柔，但是他還是有缺憾，他不像我們一樣，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我們不如給他動個手術，讓他也擁有這些看的見、聽的見、聞的到、嘗的到的樂趣吧。

打定主意的「儻」及「忽」，就每天……我猜是在「帝江」睡覺的時候，他們每天替「帝江」鑿一個洞，一天鑿一個，直到第七天，七竅已成，而「帝江」就在這時候，就這麼死了。

「儻」及「忽」都十分驚訝，悲痛不已，非常後悔，他們震驚地鬆開手，讓他們所持、足以鑿開「帝江」的利器「儻忽斧」從天上落了下去，劈開了整個世界，促使震盪及循環，整個世界才開始了時間的運作。

「這個寓言故事是我們這兒的小莊寫的，收在他的著作裡，內篇·應帝王第七。」

「是嗎。那還真是充滿黑色幽默的故事。」

在一望無際的天空當中，全身渾白、有著九枚金目的神獸，白澤，載著身穿黑色道服的鬼灯，朝著西方飛去。西方正好是太陽落下的方向，因為感到刺眼，鬼灯把臉埋進白澤的後頸，蹭著白澤的鬃毛，就這樣讓白澤載著向西行。

「我說你啊，可別睡著喔，要不然你摔下去我可幫不上忙。」白澤嘻嘻笑著，鬼灯則繼續蹭了一會。

「說到幫忙。」

「嗯？」

「我其實有些好奇。之前那件事就算了，這次這件事，您有必要幫忙嗎？」

之前那件事指的是擊退四凶這事。

白澤閉口不語，不過他們都心知肚明。之前四凶之所以在大和地獄搗亂，為的是逼迫他們交出住在中日交界桃源鄉的白澤，也就是說四凶獸真正的目標其實只是想逮住在黃帝時代出賣他們的白澤。正因為如此，白澤才勉為其難地幫助鬼灯將四凶一一擊退。直到這裡，白澤的協助都合情合理。

這次這件事，也就是中國天庭同意讓鬼灯取寶，聽起來似乎跟白澤沒什麼關係。

麒麟與鳳凰前來拜訪鬼灯，說明了這個提案以後，要白澤接送鬼灯至「考場」；到這邊鬼灯還能理解，「考場」似乎只有祥瑞可以進出。但是在白澤終於答應要送鬼灯以後，居然說了「那我就當個陪考吧」。

「為什麼？」似乎察覺到白澤的沉默，鬼灯又問了一次。

白澤因為夕陽的光芒而眯起眼。「沒辦法，這是工作嘛。」

「喔？說來聽聽。」

「從同意考試開始到結束，都算是天庭派下的工作。別看我這樣，好歹也有吉兆之印的名號，跟鳳凰、麒麟他們一樣，上天派給我們工作，我們就得去做。」

「像現在這樣當貓公車也是工作囉。」

「少囉嗦。」

「陪考也是必要的？」

鬼灯又問，而白澤聽到這話，嘿嘿地笑起來。

「雖說沒必要但也不禁止。我啊，超想看看你被難題搞得灰頭土臉的模樣，這樣我就能第一時間嘲笑你，哈哈哈哈……好痛好痛！別捏我耳朵！」

「齁喔，這麼一說我就能理解了，還真是令人安心的犯蠢。」鬼灯鬆開了捏住白澤右耳的手，然後又將臉埋進毛裡頭。「我還以為是什麼很特殊的考試，非得放隻神奇寶貝在旁邊才能過關。」

「……這麼說也不算是不對啊。」白澤輕笑出聲。

「喔？」鬼灯好奇。

「你有聽我剛剛說的那個故事吧？你要借的，就是那把儻忽斧。」

「您們的天庭能這麼大方地借出殺人凶器，真是讓我佩服。」

「才不是啦！雖然那的確殺死了帝江……但是那把斧頭的功能不是用來殺人的！」白澤慌張地揮動四肢，鬼灯則是雙手雙腳緊緊抓住白澤。「真是的。那可是劈開時間之壁，導致時間運行的創世祕寶，被你講得好像傑森手上的那把一樣。」

「那把我倒想要呢。」鬼灯說著稍微挪前，從旁邊側望著白澤。「而且你們天庭也不用那麼介意，那只是醫療疏失，不是蓄意殺人。」

「厚你夠了，殺人的話題先打住。」白澤被逗得笑出聲，等他笑完，他嘆了口氣，說道：「總而言之，因為是創世利器，所以必須讓祥瑞親自審察，直到所有的祥瑞都認可才可以使用這把斧頭。你說會是特殊的考試，這還真是一點都沒錯。畢竟這斧頭可以劈去時間，不論過去或是未來，能精巧地掌握的話甚至可以掌控整個世界的命運。為了取得這樣的寶物，就算是拿命去賭，也不算過份對吧？」

這下換鬼灯沉默了。

倒也不是因為驚嚇而呆愣，鬼灯那份沉默像是思考整個考試的意義。

「哈哈，也不用這麼害怕。雖然伴隨著死亡的危險，但我們不至於真的把你給殺死。只不過。」白澤說著回頭望了鬼灯一眼，雖然他不管轉哪個角度都看不到鬼灯。「你若是被祥瑞判定不合格，大和地獄就沒有再一次的機會能接受考驗了。這大概是上面大人物真正所計算的，只給了考驗的資格，就算是負責任了。」

「齁喔。」鬼灯側趴在白澤背上，口氣像還在思考。

聽到鬼灯應聲，白澤回過頭，繼續朝著西方飛行。「如果不想丟了面子，趁現在拒絕這次考試，直接回頭還來的及吶。」

「不，我是在想，所以您得充作陪考啊。」

白澤在空中停了下來。「啥？」

「讓我死掉的話你們會很難辦吧，所以您是為了防止讓我死掉的保險。」鬼灯說著坐直身，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我比較驚訝的是，原來您這麼擔心我死掉。」

「那不是當然的嗎。」白澤的飛行開始變得又搖又晃，遠不如之前這麼穩健，「你要是死掉我就不能笑你。」

「您那麼喜歡我真不好意思，但您也別害羞。」

「真是的！我真的把你甩到下面去喔！」雖然鬼灯看不出來，不過白澤的臉大概紅透了。

就在兩人這麼吵吵鬧鬧的時候，不知不覺，刺眼的夕陽已經看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七色的雲彩。已經進入中國的天國，意識到這點，映入鬼灯眼中的是一座巨大的寶殿：那是由五個宮殿連接在一起的寶殿，由黃金建成，北殿主裝飾為黑曜石，南殿主裝飾為紅瑪瑙，東殿主裝飾為翡翠，西殿主裝飾為大理石，中央大殿的主裝飾為黃玉，一看就知道代表的是五行四方，每個宮殿都是八角形，大概還有什麼八卦之類的風水學。

「喔，到了，就是這裡。」白澤說著用前蹄指了指宮殿，笑得眼睛都眯了。「那就是祥瑞專屬的宮殿，五德殿。」

鬼灯不忍心講，全都金光閃閃，顯得有點俗氣，幸好建築及雕飾有點美感，否則看起來實在像暴發戶的房子。於是他問了：「我都不知道祥瑞的住所長這樣。」

「比較接近辦公室啦，雖然也有寢殿，但長期住在這樣的地方，眼睛會受不了。」

原來你們也有同感？鬼灯有些敷衍地用「嗯、嗯」來回應，而白澤則繼續說著：「如果上面有要我們做點官式的工作，我們就會待在這裡，也會像你在地獄那樣處理公文。其實我們幾乎算是退休，很久沒回到這裡了。」

白澤說完，載著鬼灯往西殿的方向落下，停在大殿樓梯前。

鬼灯立即從白澤身上跳了下來，抬頭看著那廣大的殿堂。主建石是白色大理石，再往上看的內殿也是白色的裝潢為主，不像柱子及屋頂那般是由黃金為主體，鬼灯稍微安心了點。

而白澤一個翻身，落地的時候已經是穿著白色大衣、頭戴白巾的俊美男子。他將手一揮，笑著指向白色宮殿，「請看，這裡是我專屬宮殿。一般人是沒辦法進來的，地獄的惡鬼就更不可能了。裡頭可是有中國天界最大的圖書館喔，包你這土包子看傻眼。」

鬼灯聽了托起下巴。「要在這度假的話需要多少錢？」

「就說一般是不外借的嘛，聽人講話啊。」

白澤與鬼灯就這麼站在殿前廣場一搭一唱，天色在此時也暗下來，廣場的燈台自動亮起，把白色的廣場照得像月光一般溫潤。

天空突然劃過兩道光芒，一道黃光，一道紅光，鬼灯愣了一下，連忙走向光芒落下之處，看著光中的聖獸落至白色的宮殿。黃色四足獸化身成為一名老人，紅色巨鳥化身為一名幼童，確認了來者，鬼灯合起了袖對著臨到面前的靈獸行了彎身禮。

「哟，你們來啦，麒麟、鳳凰。」

白澤慢條斯理地從鬼灯背後走來，而出現在鬼灯面前的，正是中國最出名的祥瑞，麒麟與鳳凰。麒麟見到鬼灯謙遜的模樣不禁微微笑了，他往前走了一步，小聲地請鬼灯起身。

「免禮。輔佐官大人，您從遠方而來，鞍馬勞頓，可辛苦了。」

「哪裡辛苦，飛的可是我耶。」走到鬼灯後頭的白澤揉了揉腰，碎念著「我是馬嗎」。

而鳳凰手往旁邊一比，指的是中央的大殿。「我正要去麒麟那裡吃晚餐，你們也一起來吧。」

「晚餐是在麒麟那裡吃啊。」白澤邊揉肩膀邊大笑，「那會吃得很健康耶，水果餐、蔬菜餐，簡直是素食全套了。」

「在你那裡吃也沒好到哪裡去吧。」小個頭的鳳凰聳了聳肩。「好一點吃藥膳，平常一點就是喝酒而已。」

「喝酒哪裡不好，你們明明也挺愛的。今晚來喝吧！」白澤忍不住指著鳳凰及麒麟說著，而同樣破億歲的兩祥瑞倒是不害羞，雙手舉起喊著「喝酒！」

看到祥瑞們和樂融融地聊著喝酒的事，鬼灯先是默默地聽他們聊要開紹興酒還是梅酒，等他們最終決定了開茅臺酒，鬼灯才咳了兩聲。

「打擾您們的敘舊了，大人們設宴招待，晚輩無以承擔。請不要太客氣，如果能夠直接考試，我隨時能夠開始。」

這話讓一群愛喝酒的老人家安靜下來。

「嗯咳，白澤。」麒麟皺皺眉，「你沒跟他說？」

「我有說！我有說明天才開始。」白澤搖著手表示自己真的有負責任，然後轉向鬼灯，手輕輕按在鬼灯的肩膀上，「小哥啊，都說了期限是七天嘛，你想一個晚上就搞定是不可能的，七天還會被人嫌少。而且也不能現在開始，明天起才是試煉的良辰吉日。」

「你們就不能少看點風水八卦農民曆嗎，做什麼都綁手綁腳。」鬼灯盤起雙手質疑。

「就算不看風水八卦農民曆食物相剋圖，我還是建議你今晚吃飽喝足睡眠充分，明天再來進行測驗。」白澤那笑得眯起眼的樣子，看起來實在不懷好意。

鬼灯揚起了眉毛。「睡哪？」

白澤的笑容整個僵掉。

「不就正好嗎，白澤。」鳳凰拍了拍白澤的背，「讓輔佐官睡你的寢宮吧。」

「不不不不不不。」白澤拼命搖頭。

麒麟則對鬼灯微微一笑，「輔佐官大人，您不用擔心，這裡是祥瑞辦公的地方，因為不能沾染俗氣，所以白澤被規定不能帶別人進寢宮，這床是沒有女人睡過的。」

「那我就放心了。」鬼灯輕輕點頭。

「等等等等，怎麼變成你們講好了呢！」白澤跑到鬼灯與麒麟之間揮著手。

「有什麼問題嗎？」鳳凰歪頭。

「我們當中就屬你跟輔佐官大人最熟，這樣大家都不尷尬。」麒麟這話也說的誠懇。

「不要擅自決定。」白澤說著指向宮裡不知哪裡的方位，「雖然很大，但我的寢宮也只是一張床而已。」

「喔。」鬼灯提高了音調。「也就是跟在極樂滿月時一樣對吧？幸好我之前在您的床上睡習慣了。」

三祥瑞沉默了。

然後鳳凰拍拍白澤的手臂，麒麟按著白澤的肩膀，兩個一起推著白澤到廣場的角落，小聲地聊了起來。

「那個，我說，你們已經是那種關係了？」麒麟悄聲說著。

「你們這兩老頭問什麼不正經的問題，只是讓傷患躺著而已。」白澤小聲的回答。

「正因為是你才問。你什麼時候守備範圍廣到連同性都包了？」鳳凰也細聲問著。

「別開玩笑了，那個惡鬼耶。」白澤低聲回應，表情看起來像被逗笑。

「白澤你還記得床上不能沾染俗氣吧？」麒麟語重心長道。

「我怎麼可能會跟那個惡鬼做那種事……摸摸行不行？」

「我必須要提醒。」鬼灯站在原地高聲說道，「你們說的每句話我都聽得很清楚。」

「那太好了，那你覺得白菜鍋好還是鴛鴦鍋好？」鳳凰抬起頭對著鬼灯若無其事的說。

「摸摸也要適可而止。」麒麟則跟白澤繼續剛剛的話題。

「白菜鍋，能搭豬肉嗎？」鬼灯加強了語氣，「白豬肉。」

「好啦好啦，今晚吃火鍋對吧？」白澤用力拍掌打斷了大家的對話。

「我弄個養身湯底，大夥來我這殿吃吧。應龍他來不來？」

「應該只有我跟鳳凰。」麒麟推著白澤走回廣場中央，鳳凰也小步跟上。

「惡鬼你開心點吧。」經過鬼灯時，白澤笑著對鬼灯單眨眼。「我弄鴛鴦鍋的辣底子可是非常下酒的。」

鬼灯冷漠地看了白澤一眼，在白澤哼著歌與鬼灯擦肩時，鬼灯伸出手，用力拍向白澤軟綿綿的屁股。

「欸！」

「反正摸摸還行對吧？」

「你這個——！」

「他們到底還行不行啊。」明明是作為考官，但看著那考試的陪考的，還沒走上樓梯就吵得快打起來，麒麟與鳳凰搖了搖頭。

反正今晚喝酒吃飯，不需多過問。

用瓷盆中的溫水將臉清洗過一遍，取了掛在旁邊的白巾輕輕拭水，鬼灯抬起頭看著窗外的浮雲飄過，總有一種還沒睡飽的感覺。

在這白色的宮殿當中，除了有點冷外，意外地鬼灯沒有感到不適應的地方。

昨晚也是與祥瑞們和樂融融地吃飯喝酒，鬼灯淺嘗小酒吃飽後就告辭，留下繼續喝酒的麒麟鳳凰，自行在這座白色寶殿裡閒晃。到這裡，真的是慶幸他與白澤夠熟，才能不問主人一聲就自行決定怎麼參觀，而白澤也很快地從後跟上，跟鬼灯介紹了書房的位置，寢宮的方向，還有跟鬼灯說了戶外浴池已放好熱水。有建築可以欣賞，有浴池得以放鬆，有書房調劑身心，寢宮的床鋪又蓬鬆又柔軟；被這樣招待的人，不知有多少還記得他們是為了接受考驗而來。

鬼灯倒是沒有忘。他去書房借了幾本書，先在寢室放好，洗過澡、換上襯衣後再回到房間，打算睡前先作點預習，但才剛翻開第一本書，白澤就帶著酒臭摸進房間，傻笑著趴在鬼灯背上問你在看啥，你借了啥。明明床有六張榻榻米大，一起睡的另一個男人還要黏過來，這實在讓鬼灯覺得煩躁。果然沒讀幾頁，好好的睡前學習一下就變成睡前運動，兩個人手抵著手比力氣看誰先把對方扔下床的那種。

最後到底是怎樣睡著的，鬼灯已經忘記了。睡前好像有拿枕頭互毆對方的記憶。

怎麼醒過來鬼灯倒是有點印象；記得是聽到白澤噁心的笑聲，還有在耳邊說起床囉之類的很討厭的記憶，然後是在白澤將手伸過來的時候就被鬼灯捉住了手，一個過肩摔就把白澤摔到床下。

那不是鬼灯有意的。

他只是最討厭別人吵醒自己，跟那個人是不是白澤沒關係；唔，也許他更討厭白澤吵醒自己吧。不論如何，把親切招待自己的屋主摔下床還是很失禮，於是鬼灯梳洗完畢，換上他一貫的黑色道服，準備去飯廳跟白澤致意。

「喔？愛賴床的小鬼頭總算清醒啦。」

端上了剛煎好的荷包蛋及培根，附上一盤灑滿海苔絲的沙拉，配上一小碟醃好的蘿蔔黑豆，白澤一看到鬼灯進飯廳，就眯著眼勾起嘴角，揚起下巴的得意模樣像是右眼不曾有過肩摔導致的瘀傷一樣。

「……先等一下。」鬼灯轉過身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臉，肩膀微微顫抖。

「笑個屁啊！你這個死小孩，第一句話難道不是謝謝跟對不起嗎？」白澤對著鬼灯大聲抱怨，而鬼灯大喘幾口氣後走到餐桌前，面無表情地拉了椅子乖乖坐下，於是白澤一邊碎碎念著「現在的年輕人喔」，一邊拿著木飯匙替鬼灯挖了一大碗飯。

「承蒙您的招待。」鬼灯在飯端到眼前的時候，合起了手掌，「從昨晚的晚飯開始，浴池的熱水及淨身的毛巾，早上準備好的溫水及白布，到現在準備的早餐，無不用心款待，在說出感謝之意前，若說我對您的印象大為改觀，對您而言是更好的稱讚吧。」

「就是這樣喔。對你這種人，與其故意搗亂，不如做得盡善盡美，讓你啞口無言，反而能讓你更生氣呢。」白澤說著推了剛添好的味噌湯過去。每次給鬼灯添一道菜，白澤就笑得更加得意洋洋。

「的確如此。」鬼灯在白澤也坐下來時端起了筷子，然後抬頭望著白澤。「下次就放著我睡到自然醒，這樣就更完美了。」

「是我不對？嗯？明明我的眼睛被摔黑了結果是我不對？」

「很抱歉。」鬼灯夾起了醃蘿蔔，「我該事先告訴您的，這的確是我不好。」

「這才像話嘛。」白澤交疊雙手撐著自己的下巴，笑咪咪地望著開始吃早餐的鬼灯。「如果還有什麼怪癖記得跟爺爺我講，我可禁不起再摔那麼多次。」

「這樣，那我就直說了。」蘿蔔放入口中，仔細咀嚼後吞下，鬼灯一臉認真的望著白澤，「我有面臨考試就想認真準備的怪癖，還請您仔細告訴我這考試是要考什麼。」

「該說你回答的方向錯誤，還是太切合要點了呢。」白澤拿出手機按了按，盯著手機露出的曖昧笑容，看來是傳簡訊給女人。「你看了五德殿，有什麼想法嗎？」

鬼灯靜靜思索一會。

「顏色與方位的配置，是依照五行來安排的。」

「沒錯。你覺得這五殿分別是給誰使用？」

「依照五行還有你們昨日的對話，以及麒麟大人、鳳凰大人也在來看，大概是這樣吧。東方為應龍、南方為鳳凰、北方為老龜、中央為麒麟，是為中國祥瑞，物種頂端的四靈。」

「這樣講你就懂了吧？」放下了手機，白澤的笑容不似剛剛那般溫暖，而是不知道該說像是要看好戲，還是帶點同情的眼神。「也就是說，你得一一通過四靈的審核。每個祥瑞各有不同的標準，所以不可能同時通過認證，說要把握時間就是這樣。依照祥瑞們的喜好，關卡的攻略方式及難度都不一樣。」

鬼灯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就是像洛克人的關卡一樣吧。」

「該說你很會掌握要領，還是很宅呢。」白澤則露出一臉沒勁的表情。

「那麼據您的建議。」鬼灯夾起黑豆放入嘴中，細細咀嚼。「我第一個要拜訪哪位祥瑞？」

「這個嘛。」白澤端起了茶壺，給自己倒杯茶。「暖身，首推麒麟閣。」

「那會是難度最低的關卡？」鬼灯有些好奇。

白澤笑著搖了搖頭。「是死亡率最低的關卡。」

鬼灯點點頭。

「您這麼說我就理解了。」鬼灯夾起了海苔，配著飯吞下去。白澤說的有道理，麒麟雖然強大但不喜歡殺生，這也包括前來接受考驗的人類，鬼族也一樣。要從四靈來分析，麒麟最不可能取鬼灯性命。

「此外就是。」白澤雙手捧起茶杯，啜了一口。「要通往其他寶殿，無論如何都一定要通過麒麟住的地方，禮節上我們得先去打個招呼。」

「真是謝謝您提供這麼合乎日本民族性的指南。」

麟、鳳、龍、龜，謂之四靈，亦稱四瑞。其中麒麟為土德之瑞，萬獸之長，主掌太平與長壽，擅長化解煞氣，旺財旺丁。麒麟最出名的就是其不殺之德，雖是祥瑞，足不覆蟲，行不折草，有角卻包著肉而無法傷害其他生物，徒有武備但不使用，於是人們稱其為「仁獸」，敬其品德而頌揚千年。

某方面而言，這是最難對付的對手。

「沒有鬥爭心，就不會進行單純的比試，也不會給予過份的的試煉。修養好、又寬容，於是也無法激起對方的負面情緒得以下手。地獄的作法是用暴力來解決問題，但面對真正的好人，尤其是不愚蠢、不自以為是、強大卻收斂光芒的那一型，是我最不擅長對付的類型。」

一邊前行，鬼灯一邊說著。他現在正與白澤一同前往五德殿中央的土德殿，並不是像昨天一樣乘著白澤前去，而是經由一座石橋；從中央的土德殿開始，由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延伸出去，各有一座寬五十尺、長

十里的巨橋，與其他四殿相連在一起，與其說是供人前行，倒不如說更像只是將五殿固定在一起。

那些橋為什麼會設置，大概是從以前就有普通人類能來到這，畢竟守著五座殿的神獸們，基本都會飛；雖說鬼灯並不確定老龜會不會飛就是了，又或許會像卡美拉那樣飛，鬼灯還想錄影留念，這是題外話。而不只神獸，天上人要以飛行來移動是很簡單的事，作一般的考慮，本不需要增設這樣的橋墩。

出借天庭秘寶的考驗不知從何時就開始？沒留下記錄是因為考驗需要保密？這些鬼灯都感到好奇，他有了考驗結束後想跟他們進行交流研究的打算。

但在此之前，連第一個關卡都還沒通過。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的確那種好得無可挑剔的人反而不知道怎麼跟他鬥起來。」走在鬼灯旁邊，穿著白色旗裝的白澤將手盤在後腦，似乎很悠閒地長吐了一口氣，「不過你別擔心，麒麟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脾氣，他很嚴肅正經，時常教訓我。」

「白澤先生，請您有點自覺，不論脾氣多好的人都會想教訓您。」

「你這是什麼意思？」白澤一臉疑惑地歪著頭，「況且你也沒那麼高尚吧，如果不愚蠢、不自以為是、強大卻收斂光芒的人你就不知道怎麼動手，那你為什麼能找我麻煩一千年？」

下一秒鬼灯立即回頭用三根手指戳向白澤，而白澤也驚呼一聲後驚險地閃過這攻擊，鬼灯看著自己沒能戳中白澤的手指，發出嘖的一聲。

「為什麼突然就攻擊我啊！你這個隨機殺人魔！」白澤立即護著自己的額頭害怕地後退。

「就說您應該要有點自覺，別人會想毆打您也不是沒有原因。」鬼灯說著看向上方，不知是想確認天候，還是對著白澤翻白眼。

看著這樣的鬼灯，白澤沉默了一會，又退了一步，然後對鬼灯笑了。

「難道不是你該有點自覺嗎？」

「嗯？」

「好比隨機殺人魔的部分。」

「那就彼此彼此了。」

「好了，不說笑了。」白澤手垂了下來，擺了擺手。他看著前方隱約能看到輪廓的土德殿，那十里的步程一般人大約走一小時，他與鬼灯也走了大約半小時，一路上鬼灯不是沉思，就是自言自語。白澤抬起頭，看到鬼灯不再理會他，繼續朝著土德殿的方向前進，於是喊了一聲：「對於麒麟可能會給的考驗，你有頭緒了嗎？」

鬼灯頭歪了一下，白澤這問題似乎讓他很困擾。

「最有可能的，是考驗品德吧。」

「不錯嘛，方向正確。」白澤笑嘻嘻地，以將手放在背後的姿勢輕步跑到鬼灯後頭。

「但『考驗品德』，本身就是種含糊的議題。怎樣合乎道德？又或者每個人的道德標準怎麼可能一樣？」鬼灯說著盤起手，微微地皺起了眉，「若是從過去的故事作參考，道德考驗不外乎是從道德當中的其中一環作為考驗。比如金斧頭銀斧頭的故事考驗的是誠實，我國常有的則是從大箱小箱中選一個，測驗是否貪心。不過，我並不覺得麒麟大人會提出這麼俗氣的考驗。」

「這個嘛，我相信你看到就明白了。」在白澤這麼說的時候，土德殿也漸漸清晰可見。

主建材是黃金，副建材是黃玉，從遠方來看，只會看到一座巨大的黃色建築。黃色為土行的代表色，本來鬼灯也沒有多作想像，等他逐漸能看清那座黃色大殿，他睜大眼睛。

混雜在黃色之中的是綠色，或說，大量的樹枝樹根從殿裡爬了出來，攀在整座大殿上，綠色的樹葉也很有精神地伸展出去，不僅如此，

還有流水從殿中的出水孔排出，凡有水流過的地方，都有大量青苔附在那本不會長苔的金磚上。有不少飛鳥在空中盤旋，不時停在樹枝上休息，藤蔓間也能看到有動物跑來跑去。像這樣，飄浮在空中的城堡，長滿植物住滿動物，讓鬼灯不禁發出讚嘆。

「簡直是天空之城拉普他。」

「就知道你會這麼說，你這個吉卜力中毒者。」白澤忍不住掩嘴發出呵呵的笑聲，「麒麟從以前就會偶爾到地面上看顧動物，有時身上會不小心帶著種子，或是將失去父母的幼崽帶回來，放在土德殿讓牠們自由成長，經過好些年，已經是獨立的生態系了。」

「莫非……！」鬼灯露出嚴肅的表情，「難道是考驗人，要忍著不在裡頭喊巴魯斯嗎？」

「喂喂。」

「還是要忍著不喊『看啊人類就像垃圾一樣！』」

「就說給我克制點了，這種宅系笑話麒麟可聽不懂。」白澤說著從白大衣的口袋裡掏出手機，又在上頭按了按。

在早餐的時候鬼灯沒問，最初，鬼灯認為白澤是跟女孩子調笑。

「其實那是發給麒麟大人的？」而現在離土德殿這麼近，他改變了想法。

「你總算問啦，是不是以為我是在跟莉莉絲女士談情說愛？」白澤嘻嘻笑出聲，將手機螢幕轉向鬼灯。鬼灯於是湊近一望，看到通訊軟體有著祥瑞同盟群組，以及麒麟那邊有著新訊息。

「總之先來喝杯茶」，上頭是這麼說的。

難道是喝茶的時候進行禪辯論嗎？或者下棋？鬼灯作了許多老人家可能會出的考題猜想。

他們不知不覺走到了殿前，在踏離石橋的時候，鬼灯看到兩隻像是小松鼠的動物從腳邊跑了過去，不禁小聲地說了「迪多」。白澤似乎不再想吐嘈鬼灯的吉卜力狂熱，他指著前方幾乎被藤蔓纏繞住的殿堂，小聲喚鬼灯前去。這裡的構造跟白澤住的宮殿很像，有長長的樓梯，巨大的柱子，不同的是藤蔓弄裂了磚頭，不時有小動物跑來跑去。

鬼灯突然愣了一下，停下了腳步。

「怎麼了？」踏上階梯的白澤回過頭，對鬼灯謎眼笑著，「走到麒麟所在的地方至少還要一小時喔，你要看風景回程再看吧。」

「總之先來喝杯茶。」鬼灯托著下巴，像自言自語般地重覆了一遍，而他抬頭，看著白澤以輕快的腳步，兩、三階一步地跳上台階，鬼灯皺皺眉頭，跟著白澤走上台階，但他是一步一步，看著階梯，小心地踏上。

等爬到階梯頂端，從大廳望過去，可以看到後頭是寬廣的庭院，或說被佔據得像是森林的廳堂：巨樹、流水、綠草、苔石，被樹枝弄破的屋頂透下了陽光，映出飛躍而起的飛鳥及昆蟲。

走了一步，兩步，鬼灯停了下來。

「原來如此，考驗已經開始了。」

麒麟乃仁獸，足不履蟲，行不折草。

「直到與麒麟大人共飲一杯茶前，不能傷害任何生命。」鬼灯的表情變得嚴肅，而白澤回過頭，對鬼灯咧嘴一笑。

「你這才發現。」

## 四

最初鬼灯注意到的，是自從他們來到土德殿後，白澤走起路來就不再有了腳步聲。

自己走在那黃玉地板上，依然能聽到踏在石頭上的聲音，那麼就不是這棟建築比較特殊，而是白澤看似正常地在行走，其實是以離地不到一公分的高度浮空在地板上。

不知道那算是提示，還是就連神獸都要遵守這項規則，鬼灯推論出考驗是「不能傷害任何生命」，也從白澤那邊得到確認。

而鬼灯卻就此停下了腳步。

想不傷害到任何生命是非常困難的，鬼灯低頭看著地板不時走過的螞蟻，又看著前方被水淹過的中庭，不覺發出嘖舌聲。並非只是想著不要傷害就不會造成破壞，人在行走的時候，不經意的步伐及動作都可能會殺生，踩死小蟲或是折斷枝葉等等，尤其是在森林河流間這種生態豐富的環境，如果不集中精神，想不殺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該說不愧是天國的考驗，難度果然不低？鬼灯站在大廳上，摸著嘴唇思索著。

「怎麼啦，在這個點突然裹足不前了？」維持著回頭看的姿勢，白澤眼睛半眯，掩著嘴輕輕笑著，「怕了嗎？舉步維艱？快來拜託爺爺，變成神獸載著你飛過去的話，就不會傷害任何一個生物了。」

「那樣就失去考驗的意義了。」明明是挑釁的話，鬼灯卻只是盤起雙手，認真地回應。的確過去的故事當中也有經由奇獸幫助而解決問題的案例，但鬼灯不覺得這是通過考驗的唯一解。何況這到底算不算作弊，還有待商榷。

麒麟不願殺生，據說行走時是像白澤現在這樣漂浮在半空中，離地一段距離在行動，但鬼灯並非修道之人，做不到這種事。真的只有飛行才能解決問題？鬼灯托著下巴，思考了一會。

鬼灯想起連結五殿的石橋，是為只能步行的普通人而建的。

接受考驗的會是像鬼灯這樣，非修道也沒有異能的凡人吧。這麼一想，鬼灯確定，這個考驗只能靠行走來完成。

「白澤先生，您不用變成馱獸，只要幫我帶路就好了。」

「你這傢伙居然把神獸願意載乘你的行為簡稱為馱獸……」在前頭的白澤小聲地碎碎念著，而鬼灯站在原地，握緊雙拳，深吸了一口氣。

啪的一聲，白澤整個人顫慄了一陣，然後他聽到了群鳥集體飛起的震翅聲。白澤轉過頭，看到大量的鳥蟲以他們所在的位置為中心開始飛離，就連松鼠之類的小動物也驚恐地躲進樹洞裡。

白澤馬上回過頭，看著滿臉通紅的鬼灯慢慢地垂下手，長吐了一口氣。

「呼……」

「呼什麼，你好大的膽子啊！」白澤刷白了臉，「居然敢在麒麟的御殿放出殺氣？」

「為了避免無謂的衝突，好好地傳達『要通過』的意圖是很重要的。」慢慢地讓激動的情緒緩和下來，雖然臉色看起來依然紅潤，臉上也布滿薄汗，但鬼灯的神情十分鎮定，「過小的蟲子與動物會因為意識不到人類的接近，而來不及逃走慘遭意外，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像蚊子及蟑螂那般富有警覺性。儘管如此，活在這個世上本來就必須搏命，面對隨時侵害牠們的天敵，求生本能會自動令牠們逃命，如此一來，只要善加警告，牠們就能事先避開，避免被踩死的命運。」

鬼灯說著又看了地板，廳堂上再也不見任何昆蟲及小動物。「看來這真的十分有效。」

「唉呀，我是不知道這個邏輯麒麟會不會接受啦。」白澤摸摸後腦，露出有些擔心的表情，「但你可別以為可以順利地靠這招走全程喔。麒麟最擅長的，可是化解煞氣，哪怕是殺氣最旺的白虎，在他面前可是無法放出一點厲氣的。」

「……這點也在我的考慮內。」鬼灯輕輕點頭，抹開頭上的汗。他想，反過來說，無法放出殺氣的地方，代表離麒麟很近，那時得更加集中精神是理所當然的。

鬼灯於是低頭撕開自己的衣襠，扯出三個布條，扭在一起，變成了繩子，然後將兩袖綁起，露出結實的臂膀，然後再將下擺捲上腰部，用第三條繩子綁起，露出穿著襯褲的雙腿。等他作好這種讓自己手腳方便行動的打扮，鬼灯抬頭看向白澤。「請領路吧，白澤先生。」

通過大廳的庭院，看起來是這樣子的：向下的階梯爬滿了樹根藤蔓，樹幹不規則地各立一方，直往天霄。而階梯還沒到底，就看到漂著浮萍的綠水，以及超出水面已長滿苔蘚的玉石；水的來源是從左右兩邊牆壁上的裂口出流下，滋潤了整個庭院。而中庭的另一頭，又是另一座滿是樹根的階梯。目測判斷，從這頭到那頭大約五百公尺。

「一般人大概會很困惑這浮在空中由黃金及玉石建構而成的建築要怎麼長出樹，但這可是麒麟大人主掌的神殿，埋藏在磚頭之下，都是肥沃的土壤吧。」走到階梯前的鬼灯思考著，而白澤飄到他面前，回頭望著他。

「沒錯，如果你用鏟子去挖，搞不好會挖到獨角仙幼蟲。」頓了一下，白澤笑開了嘴：「啊倒不用擔心踩過地磚會不會壓死牠們啦，這些路有這麼多動物經過，還不是沒事。」

鬼灯不想吐糟白澤這才不是最先注意的地方，而是想若是害怕蟲子的，搞不好聽白澤這麼一說就不敢走路了，幸好鬼灯沒有什麼害怕的事物。

見鬼灯沒什麼反應，浮在空中的白澤指著庭院深處，階梯盡頭廳堂的上方，約二十公尺高的登高台，說：「麒麟就在那高台上，從這頭走到庭院另一頭，上了階梯後，再進去建築裡，繞著樓梯繼續往上爬。我必須要提醒你，裡頭也是枝葉纏繞，生氣蓬勃的。」說到這，白澤皺皺眉，兩手盤胸，在空中歪了歪頭，「我們祥瑞想找麒麟泡茶下棋吃飯喝酒，都是直接從外頭飛到高台上，沒人這樣老實爬的。所以，確定不飛過去？」

「感謝您的好意。」鬼灯彎了身，樣子像是要對白澤行禮，但他其實是低下身，按著樹根，慢慢地扶著根幹，腳踏階梯，像攀岩一般地往下爬。「我個人比較喜歡有挑戰性的項目。」

白澤聳了聳肩，於是以飄浮在空中的姿態，陪在鬼灯旁邊看著鬼灯慢慢爬。

一路上，鬼灯都輕聲念著「失禮了」「要通過了，請注意一點」，主要是對著附近的動物說著，有時也會對樹根說話。他在抓扶著樹根時會試著用手按著動一動，確定根抓得穩固，鬼灯才會攀附，然後小心地往下頭踏，確認沒踏到碎裂的階梯，才將腳踏上去，下去時又繼續對四週說話。

「因為你是地獄來的，所以才不覺得這麼做很奇怪。」飄在旁邊看著鬼灯一舉一動的白澤，手按著臉，幾近自言自語的說著。他沒有嘲笑鬼灯的意思，反而因為他跟鬼灯同是彼世的居民，所以知道在那個世界的動物甚至昆蟲其實擁有聽懂人言的智慧，鬼灯說的這些話並非沒有意義，在他對著動物輕聲提醒的時候，動物也都老實地讓開。

「不擔心語言不通嗎？」白澤只問這個；鬼灯用的是日文。

「我也考慮過是否要用中文，但不知道麒麟大人平時是用中原大陸當中的哪個地區語言？又或者是哪個年代的語言？想來想去，比起用驚腳的中文，我還是用自己最常用的語言，看看能不能心意相通了。」

「這話也是。」算是合格吧。

之後鬼灯閉口不語，白澤也僅是在旁看顧他。顧慮著不要傷害生物，這七公尺高的階梯，直到鬼灯爬至水淹過的位置，足足花了他快十分鐘。

而確認腳觸及水，鬼灯反過身，在階梯上找了適當的位置坐下來，平視著水面。

「要涉水過去？」白澤問，鬼灯搖搖頭。

「進到水裡，有時不經意地踩踏石頭，會壓到石頭下面的生物。再說進水中可能會因為動作太粗魯而弄傷魚蝦。」觀察了一會，看著散落在水中比較大塊的金磚，雖然上頭長了青苔。

「要攀著石頭嗎？一個滑倒可就慘囉。」白澤掩著嘴嘿嘿笑著。

「那也比在水中還好行動。」必要的時候扶著樹幹慢慢前行，鬼灯這會有些感謝到處都是樹了。於是鬼灯移動到最近的巨磚，用手確認不會晃動的時候，慢慢地爬上去，小心自己不要因為苔蘚而滑進水中，然後扶著旁邊的樹幹，抓穩後再試著爬向下一個巨磚。

「像這種手攀在下方爬行的動作真像猴子呢。」白澤笑嘻嘻地看著鬼灯的動作，他輕輕站在水面上，每走一步就踏出小小的漣漪，動作輕鬆的像是在跟鬼灯炫耀一樣。

「人本來就是靈長類的一種，手不過就是較為方便的前肢。」鬼灯平淡地回答，他爬到下一個巨磚，然後小聲地請水上的蜻蜓離開，繼續扶著樹幹爬向下一顆巨磚。

鬼灯的動作從頭到尾都很輕巧溫柔，爬到巨磚上時完全不令巨磚晃動，準備攀上時會先呼聲讓磚頭上的小蟲動物離開，無法離開就用殺氣

逼離，過於弱小而無法離開的就讓那小東西先爬到手上後放在後方的巨磚上，甚至爬著爬著看到樹上落下的幼鳥，鬼灯會用雙手捧起，勉強地從歪斜的巨磚上站起來，將雛鳥放回樹上的鳥巢。一切看似非常輕鬆順利，但是在旁邊的白澤能看到鬼灯滿臉是汗，呼吸也越來越沉；像這樣要顧慮四週所有的環境及生物，果然還是太費精神力了，短短五百公尺的庭院，還沒爬一半就花了半個小時。

「果然很不習慣吧？地獄可沒這麼多水。」白澤停在水面上，看著鬼灯小心翼翼地爬著巨磚。「而且在那邊也不需要這麼小心翼翼。」

「胡說什麼，在那裡的動物及昆蟲都是我們的員工，時常注意是很正常的。能不注意的是亡者，畢竟他們已經死了。」

「說的也是。」白澤蹲了下來，看著鬼灯伸出手試著推推看巨磚。

確認爬行的路徑沒問題，鬼灯按著巨磚跨出腳，「白澤先生也請不用擔心，我作為第一輔佐官，許多地獄都是親身測試，否則不知道內熱沸處的五座山是否有好好運行。之前運動會設計的畢達哥拉斯機關我也是親自嘗試過才敢在大會中運行。」

「都搞不懂你是虐待狂還是受虐狂了。」

「何況作為考驗，這裡太舒適了，綠意盎然、生機蓬勃，有美麗的樹林流水，有稀有的動物飛鳥，說是集中精神，我幾乎可說是避免自己為了看風景或研究生物而分了神。」

這麼說也是。白澤看著在巨磚上爬行，避免自己入水及壓到生物的鬼灯，他的樣子看起來並不痛苦，反而有些愉快。明明地獄當中幾乎沒有這樣的環境，鬼灯的動作卻十分熟練，好像他是在山中長大的一般——這麼說來，他還真的是在山中長大的，在他還在世的時候。

就這樣一塊一塊的爬，又過了半小時，終於另一邊的階梯已經在視線內不遠的地方，頂多只剩五公尺遠的位置，然而中間卻找不到可以爬

上去的巨磚，中間唯一能踏上的是長出水外的巨大樹根。要爬向對面的階梯，也只能先踏向那被水泡得濕濕的樹根，然後直接從那邊躍過去。

鬼灯深吸一口氣，先呼喚那頭的蟲子先離開，然後慢慢地從歪斜的巨磚上站起來，準備什麼都沒扶的情況下跨到那頭的樹根，白澤張口正想說什麼，鬼灯就已經跨出腳。右腳先踏了過去，手還無法扶到樹幹，只得先用右腳撐著，抬起左腳要一口氣跨到樹根上。

但這吸飽了水、滿是苔蘚的樹根，不夠鬼灯撐住自己的體重。鬼灯的平衡感縱然非常好，還是因為腳滑了一下導致身體不穩。鬼灯咬牙，瞬間伸出了手。

啪。

白澤愣了一下，鬼灯此時攀住他的大衣口袋，然後就這樣勉強地撐著白澤在樹根上站直。白澤這才想起從一開始自己就這麼站在水面上，陪著鬼灯走。

「失禮了。」好不容易站直的鬼灯皺著眉扶著旁邊的樹幹，白澤愣愣地看著重新穩住身子的鬼灯，說了：「如果我剛剛不在這裡，你會摔到水裡去喔？」

「如果往樹這邊抓，說不定會扯下藤蔓或枝幹。比起這樣，我更相信您還是會待在水邊。」話雖這麼說，鬼灯還是露出不快的表情，準備一躍跳向對面的階梯。

看到鬼灯這表情，白澤咧開了嘴。

「啊，我知道，你不要我幫忙，結果還是讓我幫上忙了對吧，哈哈，還不謝謝爺爺扶著你？只要你彎身跟我道謝就——喂！不要不理我自顧自地爬上樓梯啊！」

日晷的影子指向了正午。

這是日正當空的時刻，一般農民百姓到了這時，就會停下工作，喝點涼水吃吃午餐。坐在高台上的石頭椅，麒麟將兩手放在膝上，笑著看向天空的鳥兒停在牆頭歇息的景象。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他聽到樓梯的足音，以及兩個人吵吵鬧鬧的聲音。麒麟微微一笑，看著從樓梯下方走上來，一黑一白的兩人，笑著說：「真是久等了，快來喝杯茶吧？」

「失禮了，麒麟大人，讓您的茶冷了。」鬼灯拍了拍身上的灰塵，在麒麟面前整理好衣服，彎身行了禮。

「不用在意。我不太喜歡燒水，所以這裡的是冷泡茶，越沉越濃。」麒麟說著，手往旁邊的石凳一比，說道：「請坐吧，輔佐官大人。」

麒麟給鬼灯及白澤倒了冷茶，遞上了麵餅。

「花費如此長的時間跟精力，真是令人佩服。爬上這座高台的過程中，還需小心地避開蜘蛛網，這可真是不容易。」看到鬼灯端起了茶，麒麟笑嘻嘻地說：「難道輔佐官大人沒考慮過，也許走到這裡都不算是考驗，只不過是必經之路？」

「若是這樣，從一開始白澤先生就會化作獸形載我而來，不會讓我浪費太多時間。甚至，連石橋都不會讓我用走的。」鬼灯認真地回應，白澤則吐了一下舌頭，小聲的說「被發現了」。

麒麟笑著點點頭，然後垂下了雙目。「那就來看看你這次的行動吧。十分謹慎、也有注意四周，沒有輕視動物及昆蟲，也並未將樹木看作是道具。輔佐官大人並非出自慈悲之心，而是單純地平等對待每一個生命，這應該是地獄當中，任何生物都能成為獄卒，進而養成的公平心態，

我認為非常好。至於，在無法溝通的時候，利用殺氣來逼退這裡的居民……」

果然這是不行的？鬼灯雖然表情沒變，但內心有點緊張；白澤則是笑彎了眼。

「我認為這真的非常聰明。」麒麟在這麼說的時候，白澤說「這也太寬大了吧」，但麒麟並不理會白澤，只是說了下去：「中國有個字寫作『武』，指的是軍事及技擊，但是他的本意，是寫作止與戈。止戈為武，也就是說，能制止兵戎相對的正是武，實際上是避免戰鬥的技術。輔佐官大人是為了不想傷害那些生物，刻意散發出殺氣，激起生物的求生本能，基於這樣的動機，我認為很適當。本來，活在這世上就是充滿危險，每天都有生命危機，不得不犧牲其他生命。想活著而不犧牲，事實上不只是辛苦，甚至還有些傲慢。」

麒麟抬起頭，嘆了一口氣，然後笑望著鬼灯。

「我在此認可您，輔佐官大人。喝杯茶歇息一下吧，等接受了印記，我們一起用午餐，然後請您早點回去歇息，可還有那麼多關卡。」

「印記？」鬼灯疑惑地問，麒麟聽了，皺著眉頭看向白澤。

「你沒跟輔佐官大人說？」

「我想他看到了就明白了。」白澤聳肩。

麒麟又嘆了一口氣，然後伸出雙手。「輔佐官大人，請您將兩手伸出來。」

鬼灯照辦了，而麒麟將兩手蓋在輔佐官大人的手上。

一股熱流竄進了掌中，鬼灯忍不住發出「唔」的一聲，那種熱流傳入的感覺，讓鬼灯熱得感覺像是喝了烈酒一般，不過他還是忍著讓麒麟傳送力量。沒多久，麒麟收回了手，對鬼灯微笑。「好了，輔佐官大人。」

鬼灯於是將手收回，不經意地看著自己的手掌時，發現上頭有個發光的字，那是象形字的「土」。

「這是祥瑞的印記。通過考驗，得到祥瑞認可的人，祥瑞會給予自己的印記。而當受驗者湊足五行的力量，他才能夠拿起影響天地的神器而不會魂飛魄散，而這次輔佐官大人要出借的是『儻忽斧』，更是不得不借助祥瑞的力量。」

原來如此，所以才說必須通過祥瑞的考驗。鬼灯看著自己的雙掌，輕輕點頭。

看著低頭沉思不語的鬼灯，麒麟與白澤對望一眼，然後麒麟拍了拍手。

「那麼，準備用餐吧，就當是慶祝通過第一個考驗，輔佐官大人您就開心點。」停了一下，麒麟笑著往白澤那裡一比，說：「下次前來就別那麼客氣，僅管讓白澤載您過來。」

鬼灯雙手合掌作為答禮。「好的，麒麟大人，我絕不會客氣的。」

「喂。」白澤翻了白眼，但鬼灯裝作沒看到。

於是中午，三人享用豐盛的水果大餐，然後就由白澤載鬼灯離開土德殿了。

## 五

飛躍在高空中，乘坐在白色巨獸上，鬼灯望著四周的風景，看到他們經過了中間的土德殿，望見麒麟在高台上喝茶，鬼灯於是對麒麟揮了揮手，並且對著行拱手禮的麒麟回了抱拳之禮。想到在那個高台上喝茶才是昨天的事，現在再度經過，彷彿又要再拜訪麒麟一樣。

「你是不是想說居然不到五分鐘就到了？」那變成原形的白澤懶洋洋地問著。

「這不需要想也能預料的到。」在他們繞過土德殿後，鬼灯回過頭，低頭看著白澤的額眼。「有交通工具就是不一樣。」

「希望你是把我當作有車階級，而不是把我看作是車。」白澤呵呵笑著。

這天是鬼灯來到五德殿的第三天，接受考驗的第二天。

昨日在土德殿的考驗結束後，他們以比想像中的早的時間回到了白澤的寢殿，讓鬼灯有時間作藥浴養身，在晚餐前還能看點書。當時鬼灯在白澤的圖書館搜尋了一會，抱了些中國神獸的書籍回來。

「應龍、鳳凰、老龜。」鬼灯還沒打開任何一本書，只是平板地陳述排除麒麟以外的四靈神獸，「單就一般的印象來說，裡頭危險性最低的應該是老龜。」

聽到鬼灯這麼說，站在旁邊看著他的白澤忍不住伸手掩住嘴，像是要忍住笑似地眯眼發出噗的一聲。

「欸，你選老龜嗎？很好啊，那明天就去找老龜，噗呼呼呼。」

「就您的專業來看，我第二個關卡要去拜訪哪一位祥瑞？」鬼灯將書整齊地立在桌上，用桌上書架整理好。

「不是要找老龜嗎？」白澤持續保持那種掩著口的輕浮笑容，直到鬼灯拿書毆了他的屁股。

聽到通曉天下知識的神獸發出那種笑聲，笨蛋才會在下一關就選老龜。鬼灯不清楚白澤恥笑他的原因，但他好歹明白，四靈列為同位，沒有誰強誰弱的差異。依照性情，介之長的老龜並非好鬥的類型，但聽白澤那種反應，就知道跟麒麟類似，大抵是藉由其他方式來測試受驗者。

而若是從鳳凰及應龍來選，這兩者在傳說故事及後世創作中都是數一數二的強大。掌握火燄之力不死的鳳凰，及呼風喚雨的龍族，不論選哪邊都會是一番苦戰吧。

考慮了一陣子，鬼灯伸出手，選了《龍的文化》出來閱讀。

「喔喔，選擇鱗之長的龍來進修，是抱著什麼心思呢？可不是讓你找七顆珠子這麼簡單的考試喔。」白澤蹲在桌子旁邊，兩手撐著自己的臉，笑嘻嘻地看著鬼灯。

鬼灯翻開了書，邊閱讀上頭的文字，邊說道：「我可不會自負到認為可以獨自對付風雨之神、地上人民又敬又怕的龍族之長，但考慮到這是考驗，我不認為祥瑞應龍會用粗淺的方式來測試我。龍信仰是中原國度最長久的圖騰文化，不只是驅邪擺飾，宮廟皇城皆會飾以龍族雕飾以達辟邪招福之效，可說是非常深入現世生活、與人類親近的祥瑞。我猜，他應該能做出適用於人類的考驗。」

「算是思考方向正確吧。」將臉擠得嘴巴不受控制地嘟起，白澤望著鬼灯正在閱讀的章節，說了：「我猜，應龍應該會讓你過九龍陣吧。」

「九龍陣？」「你看了就知道。」

回想到這裡，現時依然乘著白澤的鬼灯，哪怕對神獸的既有知識從來不算少，但畢竟是第一次拜訪應龍，就算不是受驗之身，鬼灯依然有些緊張。

而與西殿相對的東殿，或說木德殿，在此映入視線：青色的琉璃屋瓦，翡翠造的樑柱與地磚，伴以黃金裝飾，纏繞在柱子上及屋脊上的五色龍，富麗堂皇的美感，讓鬼灯想起中國信仰的宮廟。

白澤就這樣載著鬼灯慢慢地降落，輕輕地落在連接木德殿的石橋，讓鬼灯從自己身上下來後，一下子幻化成身穿白衣的青年，笑著用腳輕敲石橋兩下。「踏進木德殿就算開始進行測驗，可以接受？」

「明白，九龍陣？」依照電玩來想，八成是對付九種不同屬性的龍，但鬼灯可不認為是這麼單純的RPG遊戲。他轉頭看向白澤，白澤擺了擺手。

「不用想得太複雜，你進去晃一晃，大概就知道是在作什麼了。」白澤說著從口袋中拿出了手機，操作了一下，大概是看他跟應龍之間的訊息吧。「應龍也說你通過了關卡，自然就能見到他。對了，沒有時間限制，當然我是建議你在晚餐前完成。」

「會花那麼久的時間？」鬼灯停在橋頭回頭看著白澤。

「那要看你的用功程度。」白澤說著從口袋中掏出一顆桃子，咬了一口。

連野餐的點心都帶了，看來白澤不認為鬼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鬼灯倒是不介意這個，他一直盯著看橋頭前的石碑，以及趴在上頭，跟拉薩犬差不多大，似龍似獅的動物。那小東西有著灰白色的鬃毛，銀白色的鱗甲，尾巴長長地在後頭揮啊揮，末端居然有一撮毛，同樣是灰白色，末端卻是有著黑色，像是沾了墨汁的毛筆一樣。

鬼灯驚訝地張著嘴，跨開腳，離開了石橋，走到石碑前。

「這生物難道會是……」鬼灯站在石碑前，看著那生物從石碑上稍微探前，咧開嘴好像對著鬼灯笑。鬼灯忍不住更往前，那動物的鼻子上還沾著黑色的液體，鬼灯於是從懷裡取出手帕替那生物擦了擦，那生物很開心地搖著尾巴。

「這是傳說中的負屭？」鬼灯驚訝地說著，然後口中喃喃念著他過去學過的知識：「負屭，龍子之一，性情斯文，好筆墨，故人類請牠看管碑文。」

「不錯嘛，有作功課。」白澤在旁拍拍手，而鬼灯視線往下，看著石碑上的文字，雖然刻上了字，字上頭卻又有墨跡，寫的是標準楷體。鬼灯看了看，開始念了出來。

「龍生九子，子子不同；性情各異，各有所好。」

那是中國古代傳說，據說，龍的孩子都是類似於龍但卻非龍的形態，常言道「龍生九子不成龍」，長相皆有歧異，而牠們不僅外貌不同，還有不同的喜好，於是人類依照其職能安排牠們能待的位置，就好比讓負屭看管石碑一樣。

而除了前頭十六個字，後頭也有其他的內容：囚牛、睚眦、嘲風、蒲牢、狻猊、負屭、狴犴、蚣蝮、負屭、螭吻、椒圖，還配上了浮雕，一眼看去皆為傳說中的龍子，不過……

「果然超過九頭。」鬼灯摸著下巴說著。

「九只是個虛數嘛，只是套個意思為多的貴數進去，其實應龍的子孫還不只這些呢。」白澤在旁邊補充說明。而鬼灯仔細看著那字墨及雕刻，又抬頭看看趴伏在石碑上的負屭，感嘆似的吐了口氣。

「這字是您寫的吗？寫得真好啊。」

負屭笑得眯起眼。

於是鬼灯從袖子裡取出智慧型手機，「請問可以拍照嗎？」

「呃。」白澤垮下了嘴，但負屭卻甩著尾巴，對著鬼灯點頭。鬼灯於是往後退了幾步，確認負屭及石碑都進了鏡頭，然後按下快門。

等照片存下的那瞬間，突然碰的一聲，原本還在那裡甩動尾巴的負羸突然變成了與石碑連結在一起的石像，而且石碑上原本寫著負羸的陰刻處，像是布般將上頭的墨漬吸了進去，變成單純的石刻。

這景象讓鬼灯瞪大了眼，他往前走看著那彷彿端坐在石碑上的石雕負羸，語帶歉意地說著：「真的很抱歉，我沒想到拍個照會讓您變成這個樣子。」

「那就是牠的本體啦。」看到鬼灯這麼緊張的模樣，白澤忍不住出口吐嘈：「牠本來就是鎮守於木德殿的圖騰雕像，只不過剛剛有分靈附在上頭，才像是有生命般可以動起來，完成了任務後就恢復原來的模樣，本來應該要用拓碑——呢，我講太多了。看來你剛剛照相的動作也算是留下了墨跡。」

「是嗎，原來如此。」將手機收起來，鬼灯露出遺憾的表情。「剛剛應該先好好地摸摸牠的。」

「我猜摸起來一定很硬。」白澤說著往前方的廣場走，回頭看著鬼灯：「不繼續嗎？」

鬼灯點頭，跟著白澤走的時候還不時回頭看原來的石碑，一副沒摸到負羸是很可惜的事的樣子。

他們繞過前庭中央的座台，走上了階梯，階梯盡頭的樓層可以看到綠色的牆，以及彷彿鑲在牆的正中央，長寬皆達四公尺，非常巨大的獸頭，說是鑲在牆上，卻可以看到一環一環的紋路，質感看起來也像碳酸鈣，也就是貝殼。那獸頭是從巨大的貝殼探頭出來，還有兩只短短的前肢趴伏在地上。那獸頭額上有鬃毛，兩只軟軟的肉角，皮膚光滑有著鱗片，嘴裡則是有銳利的牙齒。牠趴在地上，閉著眼睛，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這是傳說中的椒圖對吧。」鬼灯站在那巨獸前，瞪大眼觀察著眼前的巨獸，「背負著巨螺，不喜他人進入自己的領域，為保護住家會封閉自己，世人說其好閉，所以委託椒圖來守門。」

在鬼灯說完這些後，椒圖突然張開眼睛，轉了轉，看向鬼灯，然後張開他滿是利牙的嘴。

「此處乃完成九龍陣者得已通過，汝等尚未完成，速速離去。」

說完，椒圖閉上了嘴，依然用他那雙大眼睛瞪著鬼灯。鬼灯靜靜地看了牠一會，用拳頭拍了一下手掌。

「原來如此，九龍陣是這麼一回事。」鬼灯說著，後退了幾步，拿出智慧型手機，抬頭看著椒圖說道：「請問能拍照嗎？」

「喂，這可不是某款用手機可以補捉怪獸的遊戲啊。」白澤盤著手，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關於這點常識我也明白。」確認了畫面上有將椒圖整個拍進去，鬼灯滿足地點頭，然後將手機恢復成待機畫面。「負責守著的石碑上寫著各司其職，您也提過只要讓牠們放在該放的位置、完成應作的任務，牠們就會變成原形。九龍陣，應該就是將牠們全部恢復成原形的關卡，跟想像中的不同，是解謎遊戲。」

「嘿，你一定以為是需要戰鬥的關卡吧，依照龍子的特性也有需要戰鬥的部分。」白澤笑嘻嘻地說著，鬼灯則從白澤身邊走過，沿著迴廊走著。

「龍子應該是散布在木德殿的外圍，我去繞繞。」

「也好。」

他們沿著迴廊繞到後殿，那邊不像前殿那般由椒圖守著，而有幾間房的門沒鎖。第一個看到的房間是「兵器庫」，在鬼灯伸出手準備打開門時，白澤抓住鬼灯的袖子，白著臉說著：「我勸你不要第一個調查這裡。」

鬼灯看了白澤一眼，鬆開手。他其實也能想像的到這裡躲了哪個龍子。

下一扇門，寫著「書房」，鬼灯輕輕推開門，看到裡頭有個工作文案，靠牆還有幾個櫥櫃，櫃子裡放著一些古玩，而正對著文案則是好幾個書櫃。鬼灯朝著書櫃走去，很快就看到一頭異獸：看似如虎，比老虎還大隻，有著綠色的毛皮，以及紅色的鬃毛及背毛，這頭大貓正伏在書櫃之間，閉著眼睛休息。

「這是狴犴。」鬼灯說著立即拿出了手機小心地拍了一張。「好訴訟，喜愛正義，裁決特有威嚴。是我特別喜歡的九子。」

說完，鬼灯回頭看著在旁將兩手放至口袋的白澤，白澤知道鬼灯的意思，聳了肩。

「那裡放著許多現世的檔案。你知道的，我們祥瑞偶爾也得裁決地上的事，應龍屬龍族之長，是與中原人民特別是領袖特別親密的龍族，自然是不能避免的。」

「原來如此，所以這裡是應龍大人的辦公室。」

「嗯，不過現世現在多半已經是西方的系統，這龍圖騰的信仰已經不多見，狴犴變得很閒了。」白澤說著走離書櫃區，回頭對鬼灯說著：「暫時也沒有能讓狴犴幫的上忙的地方，先來看看這。」

鬼灯跟了上來，看白澤往書案的方向一比。鬼灯湊前，看到靠著書案的座椅上頭有著什麼。

椅子上擺著一副月琴，有一條黃色的小龍纏繞在上頭，用牠的爪子輕輕地撥著弦。

「囚牛！」鬼灯立即拿起手機拍了一張，「最常被稱為龍生九子當中的長子，喜好音樂，於是人類將其刻在樂器的頂端。」

「我決定不吐嘈你每看到一隻龍子就想拍照的行為了。」白澤笑著聳肩。「正如你所見的，囚牛，既然牠喜好音樂，所以就要製造值得讓牠和樂的音樂了，就由我——」

白澤說著張開了嘴，而鬼灯一掌打在白澤的嘴上。

「啊嗚！」

「您別亂搞，這裡讓我來。」鬼灯將白澤推到旁邊，然後看著在椅子上的囚牛，恭敬地說著：「囚牛先生，是否有幸能請您替我伴奏呢？」

那條盤在月琴上的小龍眨眨眼睛。

鬼灯於是後退一步，稍微咳嗽清了一下喉嚨，深吸一口氣直入腹部，而後張口，宏亮的男中音自腹部而出。

這是平家物語·壇之浦大合戰，無耳芳一作的那首？白澤站在旁邊一臉不以為然地聽著鬼灯唱歌，而那條纏在月琴上的小黃龍尾巴甩了甩，在鬼灯唱到第二段時，開始撥起了琴弦。不是吧？這也能幫忙和樂？白澤張大嘴，驚訝地聽著鬼灯主唱、囚牛伴奏。

等到鬼灯唱完，囚牛也作了樂曲收結，慢慢地撥起最後一音，讓琴音迴蕩在屋內，餘音無窮。

「彈得好，厲害。」鬼灯忍不住拍起手，認真地說著：「僅聽了第一段樂就能立即和樂，還能作這麼完美的收尾，不愧是聞名天下的囚牛。」

囚牛趴在琴頭上，又搖了搖尾巴。

突然，撲的一聲，那月琴滑下躺在椅子上，不知何時已成了龍頭月琴。

「好了，完成了囚牛的關卡。」白澤右手拍左掌，口氣乾巴巴的說著。鬼灯則往前，輕輕地捧起囚牛月琴。

「得好好地將牠收起來才行。」鬼灯說著，單手捧著囚牛，走到櫃子前用另一隻手打開了櫃子，翻找了一陣，總算找到琴盒，將囚牛收了進去。但鬼灯沒立即關上櫃門，而是停在櫃子看了好一會。

「應龍的珍藏太吸引你了，慢慢看啊。」白澤笑道。

「不，我只是在想，果然有好好完成任務的話能得到額外的好處。」鬼灯說著，從櫃子裡取了些東西。「我得借點東西完成九龍陣。」

白澤看著鬼灯拿出的東西，單手一擺。「請吧，應龍應該不會介意。」

他們繞出了書房，走向後殿往下的樓梯，樓梯的盡頭，後院，可以看到有頭巨大的物體在那兒緩慢地移動，遠遠的觀察那物體，那看起來像是頭似龍的大烏龜，那大小足夠搬一台業務用冰箱了。

鼉。鬼灯喃喃地念著這名字，用手機拍了張照。這龍子力大無窮，足以背五嶽三山，世人稱其好背，常讓他背負著柱子或巨碑。那馱負著重物依然呵護的形象，也傳到了日本；在日本，「鼉」代表的是作為後援、充滿偏袒的意思。想到此，鬼灯不由得發出嘖的一聲。

「是鼉啊，要讓牠一直馱著的就必須永遠不動呢。」白澤趴在扶欄上望著底下的鼉，而鬼灯點點頭。

「很不錯，您要坐上去看看嗎？」

「不了，那種愛有點沉重，是不是？」白澤說完起身，輕巧地從階梯上下去，「下去看看？」

鬼灯於是跟著白澤下去；他在上方也看到後院有其他造景。

尤其是樓梯左右兩側能看到疑似水池的巨槽。

說是「疑似」，也是因為那巨槽深度有兩公尺，卻只有大約二十公分高的水。明明是環繞在殿旁的池子，僅有這樣的水量，讓人感覺這石頭做的水槽已經廢棄很久沒有管理。鬼灯下了樓梯後，爬上了巨槽邊緣，坐在牆上往下頭看。

「你想要玩水嗎？」白澤在牆旁邊問著，而鬼灯則開始脫下草鞋。

「有幾個龍子是水屬的，我猜想應該能在裡頭找到幾隻。」鬼灯說完，反手將草鞋往後遞。「請幫我拿著。」

「我沒理由幫你收鞋子吧。」白澤雖然這麼說，卻還是接過了草鞋，然後看鬼灯將下襠綁好在腰上，捲起褲管後跳了下去。白澤抱著鞋子爬上牆，看到鬼灯踏著淺水四處察看。石槽的水很淺，不過裡頭的水依然很清澈，這說明有龍族在管理。知道這點的白澤，猜想不知道鬼灯是否從這裡看出有龍子藏在裡面，於是他在牆上站起來，跟著石槽中的鬼灯一起移動。

「跟水族比較有關的，是蒲牢、虬螭、螭吻吧。」鬼灯邊走邊回想著。蒲牢是住在水邊的小龍，螭吻則是龍頭魚身的類型，至於虬螭，依照前人陳述，其是住在水邊的大蜥蜴，聽起來像是鱷魚。

「噲！」

突然一陣宏亮的聲音傳來，鬼灯停下了腳步，白澤則掩住了耳朵。鬼灯低頭一看，看到水裡冒著泡泡。

「噲！」那銅鐘般的聲音又響起來。

鬼灯立即彎下腰，用雙手撈了撈，捉出了一隻身體像蛇一般捲起來、頭卻幾乎跟身體一樣大的銀色小龍，牠一看到鬼灯，又露出驚恐的表情，張開口喊道：「噲！」

「是好鳴的蒲牢啊。」鬼灯馬上掏出手機替牠拍了一張照片，然後將牠捉進手裡。「在將牠放到適當的位置前，牠似乎還有點用。」

「噲！」蒲牢一臉驚恐地看著鬼灯，而鬼灯將牠轉向水面，就這麼帶著牠行走，一路上蒲牢似乎有些驚慌，頻頻對著水面嘶吼，激起了一陣陣漣漪。

沒多久，有一股聲音從水面下竄走，像是被聲音嚇得逃竄。

「水生動物果然對聲音很敏感。」鬼灯立即從後追上去，沒兩下就捉住了水裡的東西。鬼灯用手抓起來，那東西立即在鬼灯的懷裡掙扎，甩動著魚尾，龍口吐著水泡。

「螞吻，暫時還沒辦法讓牠歸位呢。」鬼灯說著抬起頭，將螞吻遞給白澤。「白澤先生，請幫我拿一下。」

「這很奇怪吧，喂。」白澤雙手接過還在抖動的螞吻，然後鬼灯拿出手機，對著抱著螞吻的白澤拍了一張。

「螞吻喜歡高處，所以得先帶著牠走。嗯，果然問題還是出在蚩螞。」鬼灯繼續抱著蒲牢前進，蒲牢也似乎因為習慣了鬼灯，或是放棄掙扎，牠不再鳴叫了。這對鬼灯來說反而有利，他豎起耳朵，專心聽著水聲。

「你有什麼頭緒嗎？」白澤蹲在牆上看著下方的鬼灯，他緊緊地抱著螞吻，免得螞吻的尾巴打得自己的臉腫起來。

「蚩螞好飲，理論上會待在出水口附近。」聽著水聲，感受水流，鬼灯小心地朝著出水的方向前進，大約繞了半圈，鬼灯看到那趴伏在水中，朝著牆上流出的水不停地舔著，看似爬蟲類卻有角的巨獸，就知道自己找到了。

「然後拿出手機，對蚩螞拍了張照，我都能讀懂你的SOP了。」白澤坐著牆上看著鬼灯完成例行公事，在鬼灯心滿意足地將手機收好後，靜靜地看著拼命舔水的蚩螞，然後抬頭看著那幾乎不算出水的出水孔。

鬼灯將耳朵貼在出水孔旁邊，聽了一會。

「能聽到水聲及機械聲，說明不是裡頭沒有水，而是有人將開關關起來。」鬼灯說著，回過頭，望著白澤。「白澤先生，能幫我看一下開關在哪嗎？」

「我？」白澤愣了一下，而他望著鬼灯比比額頭的手勢，不覺皺起眉頭，「你是說透視？不，就算這樣也……等等我根本就不用幫你啊，倒不如說如果幫你的話就違規了。」

「果然如此。」鬼灯的反應倒是很平淡，這讓白澤感到疑惑，他本來想，突然拜託他這事的鬼灯會因為自己的拒絕而跟他吵架。而鬼灯只是轉過身，看著出水孔。「開關應該離出水孔不遠。」

鬼灯又將耳朵貼在牆壁上，然後捉出蒲牢，把他的頭按在牆上。

「噏！」蒲牢又慌張地喊叫，而鬼灯聽了一會，又換了位置，然後再將蒲牢按上去。重覆幾次這個動作，連坐在牆上的白澤都忍不住說「真殘忍啊」，而鬼灯突然停下來。

「就這裡的聲音不一樣。」鬼灯站在離出水孔往右三公尺的位置，用拳頭往牆壁東敲西敲，然後按住其中一個磚頭，用力往前按。

磚頭往內凹陷，而整座寶殿發出轟隆隆的聲音。

「笨蛋，快上來。」白澤立即對著鬼灯伸出了手，而沒多久，石槽內側傳來了聲音。

嘩啦啦——

彷彿瀑布的水聲傳來，出水孔湧出了大量的水。原本沒精神的蚩螻突然瞪大了眼，迫不及待地鑽進了排水孔裡，沒多久，那二十公分高的水位已經上升到一個成年男人的高度。

鬼灯幾乎是立即反應過來，爬上圍牆時只弄濕了褲管幾公分，他跟白澤坐在牆邊，看著排水孔變成金屬龍頭，從龍口排出大量的水。

「這算讓蚩螻變回原形了吧。」鬼灯邊說邊輕拍蒲牢安撫，然後將手伸向白澤，接過了草鞋。

「應該是沒問題，只不過我什麼時候能放下螭吻？」白澤一臉無奈，他從抱著螭吻開始，衣服就一直濕濕的。

「還請您再忍耐點。」穿完了草鞋，鬼灯從牆上躍下，回到了後院，  
「至少得找到嘲風，牠倆都是高處的好伙伴。」

「是是是，要不然得由我飛上去將牠擺好吧？」白澤轉過了身，  
坐在牆上看著鬼灯手抱蒲牢走來走去，「你要先安置蒲牢？」

「嗯。」鬼灯往四週望去，觀察附近的建築。蒲牢是海中的龍子，  
非常喜歡鳴叫，因為牠警覺性夠高，總是第一個察覺到危險而大喊。這  
樣的牠，世人將其製作成洪鐘的頂端，好使鐘能鳴得響亮。

於是，鬼灯停留在一個對著正東方的涼亭中，把蒲牢掛在上頭的橫  
樑。蒲牢用尾巴捲著橫樑，望著下方的鬼灯，露出不安的表情。

「這裡，我就不禁感覺到人類的恐怖之處。蒲牢之所以鳴叫，是因  
為幼小的龍族也是存在天敵的。」鬼灯說著，拿出手機找尋自己存放的  
影片檔，將聲音開到最大。「那就是鯨魚。」

手機影片的鯨魚發出吼叫聲，而蒲牢瞪大雙眼，在鬼灯用雙手掩住  
雙耳時，蒲牢發出極為響亮的鳴叫聲。

「鏗噲——！！」

鬼灯在這巨響響起時，早就離開了鐘亭，他看著變回原形、成為一  
只大鐘的蒲牢，搖了搖頭。「為了讓蒲牢叫得更大聲，人類甚至用鯨魚  
模樣的鐘鏈來擊打牠，人類啊，真殘忍。」

「拿鯨魚鳴叫的影片嚇牠有比較不殘忍就是了。」確認鐘聲響起後，  
白澤從牆上跳下來，來到鬼灯旁邊。鬼灯聽到白澤這話露出驚訝的表  
情，像在說「比起鯨魚鏈，鯨魚影片當然溫柔的多了吧？」

「好啦好啦，我們來確認一下剩下的龍子。除了我手上的螭吻——」  
白澤抬起頭，默算著剩下的龍子：「守門的椒圖、剛剛看到的鼉、書  
房的狴犴，剩下的是嘲風、狻猊……啊，還有睚眦。先不論全部解決完  
椒圖應該就會放人過去了，睚眦我拜託你……」

「噓。」鬼灯突然打斷白澤的話，而他看向白澤的後方。鬼灯的視線讓白澤不安起來，白澤微微回頭，而他看到身後有一頭全身赤紅，頭的兩側長著小小的肉角，卻全身毛絨絨，鬃毛圓蓬蓬，看起來像頭獅子的巨獸。牠盯著白澤看，鼻子噴出了熱氣，帶著濃濃的香氣。

「狻猊？」白澤脫口而出，而他發現現在還是鬼灯接受考驗而不應該講出來的時候，低聲說了「唉不好」。

「的確是狻猊沒錯。」鬼灯盤起了手，說著他在書上讀到的知識：「最喜歡的是煙，最愛保持坐姿，也因為這樣，要不成為神明的坐騎，要不就是成為現世香爐腿上的雕飾。」

「我當然知道啦，別小看爺爺。」只不過，喜好坐著、幾乎不太動的狻猊，為什麼現在會出現在這裡，還對著自己噴氣？白澤狐疑地看著越走越近的狻猊，看著狻猊揚起頭，鼻子像在聞東西般的動著，眼睛也從頭到尾都盯著自己看。接受考驗的可是鬼灯耶？白澤疑惑地想著。

「白澤先生，我猜狻猊是被蒲牢的叫聲引來的。」鬼灯站在白澤後方，拿起手機對著狻猊拍了一張照。「牠看起來對您很有興趣呢。」

「是、是啊，為什麼呢，在闖九龍陣的不是你嗎？」

「白澤先生，您應該比我更懂這方面的知識吧？我是指，狻猊喜香。」鬼灯稍微後退一些，退到了蒲牢鐘旁邊。「這裡的香不單單指香氣，而是供奉神佛的焚香，是用高級木頭、香料、藥材製作而成的。」

說到這裡，白澤瞪大了眼。

高級木頭、香料、藥材，那是在天國開漢方店的白澤每天都在接觸的東西，也就是——

「狻猊很愛吃焚香的原料，嗯，牠一定是在白澤先生身上聞到熟悉的氣味。」鬼灯用著極為平淡的語氣說著，同時面無表情地看著被狻猊追著的白澤。

「你在旁邊說什麼風涼話！狻猊除了有點佛性、吃飽的時候很沉穩以外，其餘特性跟西域獅子沒什麼兩樣啊！」白澤邊跑邊尖聲叫著，因為後方的狻猊快要撲到他身上了。鬼灯心想，是因為白澤手上還抱著螭吻，讓他忘記可以化身成四足巨獸逃跑的事實吧。

而被白澤抱在懷裡的螭吻似乎也因為這樣的追逐而慌亂起來，牠拼命地在白澤手中掙扎，讓白澤既要努力逃跑還要避免螭吻從手中滑出去。

「搞什麼！為什麼我一直碰到這種事！」白澤大聲抗議，話才說完，螭吻就滑出白澤的手，在陽光之下來個鯉躍龍門的美姿，讓白澤煩躁地停下來伸手把螭吻抓回來。

正是這個停頓，讓白澤感覺到巨大的陰影蓋過自己；白澤不用抬頭，也知道狻猊從後躍到自己上方。反應不及的白澤，只得抱緊螭吻整個人蹲下來，等待隨時臨來的啃咬抓扒。

不過，白澤並沒有如自己所想的遇害。

他聽到了極尖銳的鳥叫聲，以及鳥獸在打鬥的聲音。

白澤抬起頭，看到狻猊在旁邊滾了一圈，然後有什麼拍著翅膀在對牠吼叫。仔細一看，是長著羽毛，臉卻看起來像爬蟲類，活像是始祖鳥的生物。

「總算把嘲風引來了。」鬼灯這時來到了白澤身邊，將他扶起，然後伸手接過螭吻，抱在懷裡。「白澤先生，謝謝您保護螭吻。」

嘲風，狀似鳳凰的龍子，好風險及高處，有震懾妖魔的驅邪力，於是人們將牠安放在屋頂的邊緣來辟邪。白澤隱約想起這些，而螭吻也是在高處守候的龍子。

「辛苦您了，白澤先生，不營造一些風險場景，嘲風是不會現身的。」鬼灯說完，抱著螭吻跑向嘲風，單腳躍起，捉住了嘲風的腳。嘲風拍了翅膀，一下帶鬼灯上了屋頂。

這麼輕巧？白澤哭笑不得地看著鬼灯順利地踏上屋頂，而嘲風也像很滿足似的，在屋簷上方化為石像。但這問題沒解決啊，白澤看著依然盯著自己看的狻猊，而狻猊嘴上流出了口水。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不知道這成語是哪裡來的，但一直都是至理名言。雙手空出來的白澤總算想到能變回真身往上飛，但他飛到一半感覺到東西在後方時，他才想到神佛座騎沒可能不會飛行的。

「這下該怎麼辦啊，可惡！惡鬼！」白澤馬上飛向站在屋脊正中央的鬼灯，鬼灯也一手抱著螭吻，另一手對著白澤揮揮手。

「就在這裡，白澤先生，快躲到我後面。」

這傢伙是要——白澤突然領會了什麼，立即躍到鬼灯身後，化身成人形，然後用手搭著鬼灯的背藏在身後。

這時狻猊也將牠的肉墊踏在屋頂上，一步一步地朝著鬼灯及白澤前進。鬼灯單手抱著螭吻，另一手張開，像是要保護白澤一般。

狻猊突然坐下來，對著鬼灯張開口，咆哮了一聲，瞬間帶著香氣的火花從牠口中噴出，在屋頂上燒出烈焰。狻猊愛吃香火，正是因為牠肚子裡就是個火爐，回想起這些的白澤吞了口口水，果然狻猊是有點餓了，不惜噴出火花也要逼他們就範。白澤心想，惡鬼所猜想的事最好發生。

而鬼灯懷裡的螭吻鼓起了身體。

撲嗵——！巨大的水花從螭吻口中噴出來，在屋頂上蔓延的火一下子就被澆熄，混在空氣中成為清爽的風，也將狻猊全身淋得溼透。螭吻，好吞，屬水，人們為了避免火災，而將牠安置上屋脊上頭。滅了狻猊帶來的火，螭吻似乎感覺滿足，就從鬼灯手中掙脫，自行爬向屋脊角落，化身為咬著屋脊的金屬龍魚。

「為了逼螞吻工作而惹怒狻猊，真是恐怖的行為。」白澤小心地從鬼灯身後出來，看著因為被淋了一身水，鬃毛全垂下，看起來極為狼狽的狻猊，心想被捲進這災難的狻猊也太可憐了。

鬼灯將手合進袖子，看著甩頭將水甩乾的狻猊。「那麼該馴服這頭大貓了。白澤先生，有辦法讓我倆一起平安的下去嗎？」

「可以是可以，不過你又是想用我來當誘餌嗎？」白澤無奈的說。鬼灯搖搖頭，他把手從袖子裡抽出來，拿出的東西讓白澤差點暈倒。他手裡拿著一束上好的佛香。

這讓狻猊又提起精神，神采奕奕地望著鬼灯。

「這束香，是在書房的櫃子裡找到的。」鬼灯將香拿在狻猊面前比劃了一下，像拿逗貓棒在逗弄貓咪一樣。「我原本想自己引誘狻猊，只是沒想到牠對白澤大人更有興趣。」

「不，你是知道的吧，絕對知道吧？」白澤垮下了嘴。「要把你帶到哪裡？」

「鼉肩那裡。」鬼灯說著，而白澤眨了眨眼。

「也行。」白澤一下變成了神獸姿態，然後催促著輕輕揮動佛香的鬼灯來乘坐。鬼灯手拿著香，確認狻猊有跟上來，於是拿著香倒退走，直到白澤那裡，就側坐在他背上，然後讓白澤載著他飛下屋頂。

正如他所想的，狻猊也跟著飛了下來，鬼灯心想，正好引誘狻猊來到鼉肩那邊。

白澤繞了一圈，才看到走了半圈的鼉肩，於是白澤飛到鼉肩上方約一公尺的地方，讓鬼灯可以小心地下來，站在鼉肩的上頭。好背的鼉肩沒吭一聲。而這時，狻猊也降了下來，停在鼉肩的背甲上。

「很乖、很乖。」鬼灯撫摸著狻猊的鬃毛，剛剛那短短的飛躍時間，已足以將狻猊的毛髮吹開。被順毛的狻猊露出放鬆的表情，也端坐在鼉肩的背甲上，於是鬼灯拿出了香，放入狻猊口中。

含入佛香的狻猊張開口，吐出了青煙，牠露出愉快的表情，然後又吐了一股濃煙，散去的時候已經是座巨型金爐了。

「好了，接下來。」鬼灯說著輕輕從鼯鼠身上跳下來，著地時對著鼯鼠說著，「鼯鼠大人，麻煩您將狻猊大人帶回適當的位置，就是前庭那個高台。」

鼯鼠搖頭晃腦，好像表示同意，於是邁開腳步，朝著前庭的方向前進。

「順利的話，當鼯鼠回到座台上，牠也會變回支座的原型。」鬼灯看著走遠的鼯鼠，如此思考著。

「順利的話啦。」白澤擺了擺手，「鼯鼠走路很慢的，你要站在這直到他變回原型吧。」

「不，只剩下兩個龍子。」鬼灯說完，轉過身，從殿旁的樓梯再度往上走。白澤一聽到這數字，開始用手指扳算起他們究竟讓幾個龍子變回了原形，負屭、囚牛、虬螭、蒲牢、嘲風、螭吻、狻猊、鼯鼠，這一數算下來，白澤可想起了那最最不妙的龍子。

該不會……白澤跑上了樓梯，到達上頭的長廊時已氣喘吁吁，但他還是邊喘邊跑，想找到鬼灯，直到繞了半圈，他看到鬼灯停在兵器庫前，準備打開門。

而白澤早一步將手壓在門上。

鬼灯瞥了他一眼，說著：「白澤先生，為什麼阻止我？」

「你應該知道這裡頭的龍子有多危險。」白澤難得露出嚴肅的表情。

靜靜地看了白澤一會，鬼灯嘆了口氣。「怕的話，就別想通過考驗了。白澤先生，我是不會在此退縮的。」鬼灯說完，輕輕用左手架開白澤的手，然後打開兵器庫的門。

「誰擔心你了！」白澤在鬼灯進去門內的時候大聲喊著：「我擔心的是我自己啊！」

鬼灯沒有回應，於是白澤立即跟了進去，看到鬼灯在欣賞裡頭的兵器，戟、矛、長柄刀、斧、槍，每個都是千錘百鍊、上好的鋼鐵所打造，讓鬼灯不禁讚嘆每把兵器的作工。看到鬼灯這副悠閒的模樣，白澤只是站在門口，雙手抱在胸口，像是有點冷似地抓住兩臂的袖子。

這個兵器庫會有怎樣的龍子，鬼灯不可能不知道。

剩下兩個龍子，狴犴在書房，而在兵器的，叫作睚眦。睚眦也是個動詞，意指憤怒時瞪大眼睛的模樣；而作為龍子的時候，牠是頭龍頭牙身的異獸，剛烈勇猛，嗜殺好鬥，喜歡寶劍，會銜著劍滅除所有邪惡，而被世人製作於刀環或是劍鏢，張口吞下劍刃的部分。睚眦還有一個特性，那就是牠的記性非常好，會將所有得罪牠的事物通通記下來。

這麼說來，還真的是跟這個惡鬼很相似啊。白澤不禁喃喃自語。

而忽然，白澤感覺背脊一冷。

白澤轉過頭，門是關著的，門後面也感覺不到什麼動靜，覺得詭異的白澤又回過頭，他只看到鬼灯依然在觀察兵器，但就在鬼灯拿起方天畫戟端看欣賞時，有個黑影從鬼灯腳下竄了上來。

「惡鬼！」白澤喊了一聲，而黑影在一瞬間消失，鬼灯整個人搖晃了一下。

吞了一口口水，白澤手壓著後面的門板，看著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的鬼灯，小聲地說：「還好嗎，小哥？」

鬼灯低下頭，沉默了一會。

他的手像確認一般地舉起方天畫戟，在自己面前比劃了一下。

這個動作讓白澤感到不妙，反手按著背後的門板，嘴角不自覺地抽動。

中國呢，有句成語跟睚眦有關，那就是「睚眦必報」，意思是，哪怕是令人忍不住狠瞪對方的微小仇恨，也一定要追到天涯海角，非報復不可。睚眦啊，可說是復仇的代言者。

牠的相性跟鬼灯太合了。

白澤立即打開門奪門而逃，跑沒幾公尺，門就被利器給掀裂；從門後衝出來、抄著一手方天畫戟的，是緊咬著利牙、兩眼發紅、瞪著白澤的鬼灯。

「我就知道你會被睚眦附身啊啊啊啊！」白澤馬上在長廊上彷彿揮著手刀般地努力奔馳，鬼灯則是像般若似地從後頭揮舞著方天畫戟從後追上來，一路上砍裂了不少扶欄巨柱。這還像話嗎？陪個考還要遭受多少災厄？更何況鬼灯感覺像是故意給睚眦附身的，因此傷到白澤什麼也有個被睚眦附身的藉口。白澤一邊跑一邊埋怨，心想應該死命阻止鬼灯去接觸睚眦，而鬼灯明知道有這個危險，為什麼不將睚眦留到最後調查？

跑著跑著，白澤突然意識到一件事；鬼灯是故意被睚眦附身的，白澤邊跑又重覆想了一次。鬼灯可不是迷糊蛋，明知道會被附身，應該會先想個不會被附身的辦法，或是事先跟他討論，也就是說，被附身是鬼灯的策略。

同時代表，鬼灯知道白澤哪怕是在這種狀況，也能想出辦法解決問題。

「可惡，到時你被說是作弊我可不管你！」白澤揮去額上的汗，拼死拼活地邊跑邊察看內殿；如果他沒搞錯的話，鬼灯的意思是要把睚眦引到那裡！

打開了門，白澤用力一撲，整個人撲進書櫃之間，刀槍揮舞的聲音也從後傳來。

「吼喔喔喔喔！」

猛獸的巨吼從白澤與鬼灯間發出。

白澤感覺整個人變得僵硬而動彈不得，刀槍聲也在此時停了下來。趴在地上的白澤勉強地回頭，在他身後的是巨大的類貓巨獸，而鬼灯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只是用那發紅的眼睛瞪著那頭大貓。

狻狂，喜愛司法的龍子。牠端坐在鬼灯與白澤中間，看看鬼灯，又看看白澤。

「快、快幫我解決一下。」白澤小聲地說著，而狻狂端坐了一會，又吼了一聲。

鏗鏘聲響起，鬼灯手上的方天畫戟落在地上，不知何時，銜著刀刃處成了龍首，看來睚眦認為仇恨已解，甘心化形。

仇恨已解，是因為狻狂裁決這種仇恨不值得如此過份的回報吧？白澤掩著嘴，受到神獸的公正判定還了清白讓他有些開心，白澤看著鬼灯，幾乎要笑出聲，而突然有什麼砸到他頭上。

「好痛！」白澤唉了一聲，他看到落下的是尚書，然後又有一連串東西往他頭上掉。在白澤唉了好一陣子，抱頭要跪下來時，他看到落下的是古文尚書疏證、古文尚書註疏、古文尚書撰異、古文尚書考證。

而鬼灯用袖子輕輕地擦去了額上的汗，「不愧是狻狂大人，牠要您回去讀讀尚書這本講述君臣之道的名著。」

「欸！這什麼鬼判決！」白澤抱著頭不甘心哇哇叫著，「就、就算是好了，這不就代表我跟你的恩怨不過一本書就能解決的嗎？你這小心眼的。」

這話讓鬼灯皺起了眉頭，他張開口，正想說什麼，在他們兩個中間的狻狂突然站起來，繞過鬼灯，就這麼走出門外。白澤與鬼灯靜靜地看著那走出書房的狻狂，回頭相視一眼，於是鬼灯撿起了化身為方天畫戟的睚眦，白澤也走出門外，看到狻狂在長廊上緩慢前行。

「那個方向，是木德殿的正前方。」白澤靠著走廊扶欄，說著：「狻狂最常出現在衙門的門上，看來，牠是要去椒圖鎮守的大門。」

「看來這九龍陣算是破了。」鬼灯垮下肩膀，明顯可以看出他鬆了口氣。「我去將睚眦放回牠的歸處。」

「慢走，我等你。」白澤靠著扶欄伸了個懶腰。

將睚眦擺好，收拾過兵器庫，而鬼灯走向書房時，白澤也將書房整理過一遍了，於是他們一起走向木德殿的殿前，途中，也看到階梯下前庭的座台上，狻猊化身的香爐就在那，而下頭就由已經化為柱石的鼉鬪駝著。他們一同來到了殿前，看到門已經變成了金屬製的大門，上頭有猙狂的雕刻，而不知何時，椒圖已成了門把上的拉環。

「恭喜你，這算是過了應龍的關卡了。」白澤心不在焉地拍拍手，然後往這大門一比。「請進吧，啊，可別對應龍說要聘請龍子至地獄喔。」

「如果牠們要來，也是得經過一般的面試關卡。」鬼灯說著將手伸出去，還沒碰觸椒圖門把，鬼灯就睜大眼睛，停下了動作。

「怎麼了？」看到鬼灯那不尋常的表情，白澤也不安起來。

只見鬼灯微微發抖，慢慢地抬起頭，看向白澤，「怎麼辦，白澤先生。」

「發、發生什麼事？沒事的，應該都能解決。」白澤慌張地回應，而鬼灯嘆了口氣。

「我忘記給睚眦拍張照了。」

「這種事就算了啦！」